

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甲骨文会意字研究
姓名：马晓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指导教师：陈枫
20050401

# 甲骨文会意字研究

马晓风

**摘要：**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 概说** 目前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很不充分。本章首先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同时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即：理论探讨欠缺，定量定性分析不足。其次，论述了此项研究的意义。再次，对此项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并就选定《甲骨文字典》作为基本研究材料，作了简要的说明。最后，就本论题谈了几点思考。

**第二章 对会意字内涵的一些补充** 出于鉴别甲骨文会意字的需要，对会意字的内涵进行了一些补充。本章首先对历代学者对会意字的界说，择要进行简单的评介。接下来，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与会意字相关的三类“兼书说”，重点分析了“会意兼形声”这一类型，同时分析了甲骨文中两类形体比较特殊的会意字。在分析以上两个问题的同时，总结了会意字的几个重要的区别性特征。

**第三章 甲骨文会意字构形构意模式分析** 本章首先对构形和构意两个术语，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说明。接下来，对所鉴别出的甲骨文会意字，从构形角度大致分为：比形会意字、比义会意字和主体与器官会意字三类。本章的最后，将甲骨文会意字从构意角度分为：描写式、偏正式、施受式、强调式和叠加式五种模式，分别举以例字并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第四章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描写** 字符是构成甲骨文会意字的最小结构单位，本章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结构切分，形成了字符集，进而将之按类属特征分为五类：人体与器官、动物与植物、自然与天象、日常用具、祭祀及其它。在此基础上，对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的构字频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各字符参与构字的频度，将它们分为高频字符和低频字符，并主要分析了它们之所以是高频字符或低频字符的原因。指出高频字符的构字能力比较强，低频字符相反。

**第五章 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方向** 首先，对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所占的比例，进行了统计。然后，通过甲骨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所占的几组

百分比，指出了会意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停滞发展的状况。其次，分析了甲骨文会意字发展过程中，由形合向义合发展和形声化这两种发展趋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会意字作为一种文字创制方式的优长和局限。本章的最后分析了会意字构形的优长和局限，得出的结论是，会意字的系统化程度不高，因此，不是一种能产的文字创制方式。

关键词：会意字；甲骨文；字符；  
构字频度；构形；构意；

#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Ma Xiao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generalit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has obtained some achievements. But the research is insufficient as a whole. So first of all we briefly argued the actualit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We analyzed the deficiency that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meanwhile. The deficiency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discussion in theory is insufficient. Secondly, the analysis in quantification and qualitative is insufficient too. Then we expounded the meaning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n we briefly explaine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e employed in this research. We accounted for why we chose the “Oracle dictionary” as the basic materials meanwhile.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we accounted for several pieces of consideration about this research.

In the second chapter we supplement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First we simply introduced and commented on several important definitions about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that were made by the scholars in past dynasties. Then we analyzed the theory — “concurrent structure” which related to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We analyzed two kind of spec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meanwhile. W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Associative compounds owing to the situation we argued above.

In chapter three, we analyzed the model of forming structure and the model of forming meaning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Forming mean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positions of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We classified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which we had discriminated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them.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wer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They respectively are: Associative compounds that coordinated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sociative compounds that coordinated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s, Associative compounds that coordinated the human's body with his organ. Then we classified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meaning forming into five types. They separately are: describing style, partial style, applying and bearing style, emphasized style and serried style. We gave some Associative compounds as examples and generalized their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We delineated the system that formed by characters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in chapter four. Character is the least unit that structured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We separated the configuration of Associative compounds and therefore formed the characters collection. Then we classified the characters into fiv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ource. The five groups are: human body and organs; animals and plants; nature and astronomical phenomena; daily appliance; sacrifice and else. And then we accounted and analyzed the frequency of the characters to form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frequency we divided the characters into high frequency group and low frequency group. We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s in high frequency group were much more frequently chosen to form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ast chapter we analyzed the direction towards which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developed. Firstly we accounted the ration of the number of Associative compounds and the number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Then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stagnated whil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ontinually developed itself in number. Secondly, we analyzed the tend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 The tendency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developed from structure combination to meaning combination. The second one is that some Associative compounds became phonograms. We think that phenomena lied in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as a kind of means to create Chinese character. So at the last of this chapter we analyzed the strong point and the weak point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conforma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Associative compounds is not high.

Key words: Associative compounds;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Character; Frequency of the characters to form Associative compounds; Structure forming; Meaning forming;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马晓凤 日期： 2015.5.16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陕西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马晓凤 日期： 2015.5.16

# 第一章 概 说

## (一) 题旨

本文以甲骨文中的会意字为研究对象,分析甲骨文会意字构形、构意的系统特点,对甲骨文会意字字符进行描写,同时对字符构字频度进行统计和分析,最后分析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走向,及发生该种现象的原因。

### 1 研究概况

会意字是汉字结构类型的一种。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首次对“六书”进行了界说,并举以例字,“六书”遂成为一种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理论。后代研究“六书”的学者,对其中的会意字多有论及,尤其是宋元学者宋樵、戴侗等人,对“会意字”的探讨与分析比较全面和深入。至清代,段玉裁、王筠、朱骏声等文字学家对“会意字”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会意字的内涵和分类更加详实和明确了。清代学者对“会意字”内涵的认识,基本取得了一致。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以小篆为研究材料的。

自近世甲骨文材料相继出土后,甲骨学研究日盛,对甲骨文字本体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唐兰先生著《中国古文字学导论》(增订版,1981),对古文字系统有过开创性的论述,唐先生首次提出了汉字结构的“三书说”。裘锡圭先生著《文字学概要》(1988),提出了汉字结构类型的新的“三书说”。在“表意字”一节里,裘先生对会意字的内涵、分类都有精辟的论述。此外,赵诚先生著《甲骨文字学纲要》(1993)、李圃先生著《甲骨文字学》(1995)、邹晓丽先生著《甲骨文字学述要》(1999)等,都对甲骨文字构形系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理论上多有创获。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对汉字构形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甲骨文方面,有郑振峰博士的《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博士论文,尚未出版)。作者以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为指导,对甲骨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描写,分析了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的特点,并探



讨总结了与之相关的汉字构形规律。郑先生的研究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以会意字为专题进行研究的,有石定国先生的《说文会意字研究》(1996)。石先生以系统论为理论框架,对小篆系统中的会意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前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对我们的研究多有启发。

但是目前所见的大量的文字学、古文字学、文化语言学及文化文字学等方面的著述,对会意字涉及的都比较少,对甲骨文会意字做专题研究者尤少。总结目前甲骨文会意字研究的现状,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两个特点或不足之处:其一,经验式研究比较多,理论式探讨比较少;其二,举例式论述比较多,定量统计定性分析比较少。多数学者的著述中,仅在论及传统“六书”或汉字结构时,对会意字稍加论述并举以例字,往往不展开论述。造成目前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多数学者著述的着力点不在于此,对会意字的论述或仅仅是出于篇章结构的需要,研究者并没有对之进行深入实际的思考。这就使得论述甲骨文会意字时泛泛而谈、陈陈相因,使此项研究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学者认为,“会意字的含义自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sup>①</sup>这种忽视或许是造成甲骨文会意字研究现状不尽人意的更深层的原因。而事实上,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操作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仍有必要做断代专题研究。本文拟对甲骨文中的会意字作整体性、系统化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尽量以数据上的统计结果,作为定性分析的依据。

## 2 研究的意义

对甲骨文会意字的整体性、系统化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意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会意字构形构意的特点,最能展示殷商时代甲骨文字的特点,是甲骨文中“最富表现力,最耐人寻味”<sup>②</sup>的一类字。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商朝晚期的甲骨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在文字本体方面,甲骨文不仅有用以表达名物概念的象形字,有少量表达抽象概念的指事字,更多的是将汉字基本字符组合而成的会意字和形声字。其中,会意字主

<sup>①</sup>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0页。

<sup>②</sup>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要表达了语言中不可或缺，但较难绘形的、相对较抽象的词（主要是动态词），使得甲骨文字基本上适应了记录当时语言的需要。但同时，甲骨文会意字的系统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为异体字异构字数量很多，字符组合方式为平面式，字符的构字频度不高等。而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数量上相对较多，所占比例相对较大，所以会意字系统化程度不高是甲骨文字系统化程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整体性研究，有助于了解汉字初创时的某些状况。由于资料的缺乏，目前对汉字初创时的状况，很难有精确的论述。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通过对甲骨文的系统研究，可以对汉字的初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逆向推断。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资料。从整体上看，甲骨文会意字的构形和构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系统化、模式化状态。对这种系统化、模式化状态的描写和分析，有助于了解汉字创制的某些情况，同时有助于展示寓于其中的汉民族思维的某些特点。

第三，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有助于其它结构类型汉字的研究。许慎最早对会意字进行界定并举以例字，但由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特殊性，个体汉字与语言中词的微妙关系，使得会意字的外延逐渐模糊。会意字与象形字、指事字、形声字出现了两可现象，即一个汉字兼有会意字和其它结构类型的特征。对于这种情况，历代研究者不得不周章为说，总结并制定了各种补充条例来涵盖这些字。这样做，不但使得此项研究工作变得繁杂，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对其它结构类型汉字的研究。所以，廓清会意字外延的漫漶之处，对研究其它结构类型的汉字也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 （二）研究方法与材料范围

### 1 研究方法的确定

首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目前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举例性论述比较多，定量、定性分析相对较欠缺。本文要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整体的、系统的论述，对相关问题在数量上进行统计，将有助于相关结论的得出。这也是我们此项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其次，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结构切分。“文字和语言一样，不是符号的任意堆积，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它通过诸要素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形成了一种组织严密的网络，文字是一个由诸项要素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的统一体。”<sup>①</sup>本文试图描写甲骨文会意字的构形与构意系统和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因此，首先必须对甲骨文会意字个体进行分析，进而对构成甲骨文会意字的符号系统进行分析。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对所鉴别出的会意字，进行结构上的切分，切分出会意字的基本构字单位一字符，通过对字符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以期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描写甲骨文会意字的整体样态。

再次，静态描写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断代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共时层面的把握。我们同时需要对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进行历时层面上的把握。将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 2 研究材料的选定

材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已出土的甲骨文字被搜罗整理而辑成规模、体例不一的多部字典或词典以及其它著述，如《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字集释》等等。这对甲骨文字本体研究很有帮助。我们选定《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版）作为本研究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我们研究的重点是甲骨文会意字构形构意系统，《字典》恰好颇重视单字构形构意的分析，并尽可能地对单字的结构类型加以判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我们的研究。其次，《字典》简便实用，解字谨慎，是研究的可靠材料。相比之下，《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收字更丰，但卷帙浩繁，且不易得。再次，早期汉字基本上是表词文字，从殷商到战国的书面词汇中，单音词占 90% 以上。<sup>②</sup>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字对应一词，字义与词义相当。而《字典》亦很重视对词的义项的展示。

在选定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鉴别出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我们鉴别甲骨文会意字的方法和程序是：首先，穷尽式地分析《甲骨文字

<sup>①</sup> 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 页。

<sup>②</sup> 王凤阳：《汉字字形发展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四期。

典》中所收之字，筛选出已确定的会意字和我们存疑的字，然后参考《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集释》、《汉语大字典》等各家说解，并根据我们对会意字的界说进行取舍，最后形成甲骨文会意字总表（我们将此表列于文末，见附录一）。

### （三）有关论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研究材料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穷尽性。现存甲骨文绝大多数为卜辞（占卜文字）。由于卜辞使用范围的限制，相当数量的有关生活、生产等方面的用字，没能保存下来。而且甲骨文资料并未完全出土，所以研究材料先天上不具备完整性。另外，《甲骨文字典》与《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相比，部头较小，收字相对少一些，这是研究材料后天上的不足。但是，基于甲骨文研究的现状，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能力所限，我们只能对相对完备的材料进行穷尽式分析，这种研究具备有抽样性，因此也具备普遍意义。

第二，甲骨文字形的不确定性对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甲骨文为早期汉字，字形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字符亦增损移易不定。这种形体的不确定，构成了大量异体字，某些异体字竟分属不同的结构类型，正如王国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字因其作法之不同而属之六书亦异。”<sup>①</sup>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做法是，确定文字的主要构形。即该字的诸多形体中，哪些字符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历时发展变化中保持一致的。例外者若仅见数例，则不予考虑。若形体不同且数量相当，则分为不同的字分别对待。

第三，字义与词义龃龉。字形所表现的意义，我们称之为字义。相应地，它们在卜辞中使用时的意义，即为词义。现存甲骨文中，字义与词义不一致者据多。但是我们认为，在汉字创制之初，字形的构思是指向意义的。换句话说，在汉字发生学的背景下，据义构形是成立的。我们分析会意字的结构，必须以形义统一为立论的出发点，否则无从论起。

第四，字符等相关术语的使用。会意字是一种合体结构的汉字，它本身由更小的文字符号单位组合而成。对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当代文字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术语和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裘锡圭先生的“字符”、王宁先生的“构件”、赵诚先生的“形符”、“声符”、李圃先生的“字

<sup>①</sup>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天》，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

素”等。本文基本上采用裘先生的说法，把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会意字所使用的字符在构成整字时，字符之间以及字符和整字之间都只在意义上有联系，所以都属于“意符”。其中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通过自身的形象来参与构成会意字的意符，称之为“形符”。依靠本身的意义来参与构成会意字的意符，称之为“义符”。在形符和义符之外，还有一类字符，很难说是通过自身形象还是通过本身的字义来参与会意字的构成，我们认为它们不同于裘先生所说的“记号”（裘先生将不具有表音和表意作用的字符，称为“记号”），将之称为“抽象意符”。

第五，汉语和汉字作为术语的使用。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这两个概念晚于汉民族这一称呼而出现。本文论及的是甲骨文字，但为了称引和行文方便，我们会不分时段地使用汉语和汉字这两个术语。



## 第二章 对会意字内涵的一些补充

对研究对象做定量乃至定性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弄明白，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也就是说，必须确定一个判定是非的标准。以往学者对会意字的内涵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述，但是由于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的特殊性，对甲骨文中某些具体的字，究竟是归属于会意字，还是其它结构类型，仍然会出现分歧。这表明，对会意字内涵的理解，仍有不甚明确之处。由于本文以甲骨文中的会意字为研究对象，首先要鉴别出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所以为方便操作，我们有必要对会意字的内涵进行一些补充。

### （一）有关“会意字”的几种重要论述

“会意字”是传统“六书”中的一种结构类型。“六书”是古人对汉字结构方式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许慎最早对“六书”进行了界说。其中“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许慎所举“武”字，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以“止”为停止义，以会禁止兵暴之意。信，人言为信，表示说话人要言而有信。许慎所举的这两个字，多少有些问题。“信”字多数学者认为是形声字，不是会意字。“武”字确实符合许慎“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界定，但一般认为字形象持戈前进形，当会武力征伐之义。对这两个字的结构分析，更多的是表达了古人对“武”和“信”在道德层面上的认识，而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结构分析。

对“六书”的研究，后代不乏其人。南宋郑樵著《六书略》，开创了“六书”之学。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从汉字生成的角度来阐发“六书”，同时分析了各书的构形原理。郑樵认为：“象形、指事，文也。会意，字也。文合而成字。”也即是说，会意字是一种由象形、指事等独体之“文”，组合而成的一种合体之“字”。这一见解表明他已注意到了会意字结构上的特点。他还认为，“会意字，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有同母之合，有异母之合”，但“主意则一”<sup>①</sup>也，这种观点是对许慎“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创造性的阐发，他的分析已触及会意字的内核。

<sup>①</sup> 郑樵：《六书略·会意第一》，商务印书馆影印版。第493页。

宋元之际的学者戴侗，著《六书故》，对“六书”提出自己的新认识。他认为会意字，“有有意而有声者，会其意而声从之，求其义于意可也。”“有有声而有意者，会其意则可以为书，”这表明戴氏认识到会意字不仅仅表意，也表音。他还认识到：“意不可尽会也”。<sup>①</sup>换句话说，会意字不是一种可以广泛创制的文字类型。以上都是他的独到见解。但对于会意字内涵的认识，他远不及郑樵。他认为，“何谓会意？合文以见意，两人为从，三人为众，两火为炎，三火为焱，由此是也。”<sup>②</sup>这其实是郑樵所谓“同母之合”，这类会意字仅占会意字总量很小的比例。

清代以《说文》为中心的文字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传统“六书”研究方面，“有清一代研究象形、指事、会意者多，故三者多已发其精蕴。”<sup>③</sup>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深得许说之精微，他对“会意字”有较详细的论述。段注曰：“会者，合也。合二体之意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指撝与指麾同，谓所指向也。”“会意者，合谊之谓也。”关于会意字与形声字的区别，他认为“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这些见解深受郑樵影响，但略有申发。段玉裁还论及了“会意兼形声”的现象，他认为，“声与义同原（源），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sup>④</sup>指出了“会意兼形声”这类字出现的缘由，其观点颇有见地。清代王筠修正了郑樵的“三体之合者，非常道”的错误观点，认为“合二字三字之义比成一字之义”<sup>⑤</sup>，即会意字不限于二体之合。清代学者对会意字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

甲骨文等古文字资料的出土，使汉字结构研究有了新的材料，新材料的出现带动了观点上的突破。现代文字学家开始认识到，用传统六书分析古文字形体，有“不精确”<sup>⑥</sup>之处，应该建构新的汉字结构理论。唐兰先生最先提出“三书说”，即象形文字、会意文字和形声文字。陈梦家先生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里提出了新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先生基本同意陈先生的意见，但提出改象形字为表意字。提出了表意、形声、假借新的“三书说”，可谓后出转精。在裘先生的三书说中，传统的“会意字”被归为表意字类型中。他认为，“凡是会合两

<sup>①</sup> 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转引自党怀兴，《〈六书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sup>②</sup> 戴侗：《六书故·六书故目》。转引自党怀兴，《〈六书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sup>③</sup>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351页。

<sup>④</sup>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sup>⑤</sup>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版。第147页。

<sup>⑥</sup>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401，402页。

个以上意符来表示一个跟这些意符本身的意义都不相同的字，”<sup>①</sup>都可视为会意字。我们认为这种看法颇为精到。

## （二）对会意字内涵的一些补充

“会意字”这一概念从许慎的界说开始，经过历代学者的探讨，至清代认识已趋于一致。而现代文字学家，以商周古文字为研究对象，对“会意字”的内涵作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解释。我们认为，用“会意字”这一术语分析古文字结构仍是适用的。但是，以往在汉字结构分析方面，存在各种所谓“兼书说”，有些是不太合理的，使会意字的外延变得漫漶不清。而且，甲骨文字在构形方面，有不同于小篆、隶书及楷书等字体的特殊之处。所以，以甲骨文为横断面，对“会意字”的内涵做一些补充说明是必要的。

### 1 与会意字相关的“兼书”问题

在汉字结构类型分析中，存在诸多所谓“兼书说”。在《说文解字》里，已经出现了“从某从某，某亦声”或“从某，象某之形”这样的解说。郑樵《六书略》里，第一次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在他那里，有关会意字的“兼书”有：形兼意，事兼意，声兼意。在郑樵之后，宋元明时代的文字学家对“兼书”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sup>②</sup>对后代文字学家多有影响。尤其是对其中的“形声兼会意”，后代很多文字学家都持赞同意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里分析出形声兼会意字 337 个。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还论及了“形声兼会意”这种汉字结构交叉现象出现的缘由。现代一些文字学家对这种现象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赵诚先生同意“形声兼会意”这种说法，他在《甲骨文字学纲要》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论述。石定国先生则认为：“一个系统与另一个系统之间，临界状态的模糊事物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兼类的比例过大，便说明掌握标准有问题。”<sup>③</sup>我们认为石定国先生的看法是中肯的。下面，我们将对有关会意字的“兼书说”，逐一进行简要的分析。

---





<sup>①</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22 页。

<sup>②</sup> 详见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0—236 页。






<sup>③</sup> 石定果：《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 1996 年版，第 25 页。



## A 象形兼会意

所谓“象形兼会意”字，实际上是一类象形意味比较浓的会意字。郑樵认为“戒、春、弄、兵”等字属此类型。这几个字在甲骨文中的构形分别为：、、、，字形的图画意味比较浓。但不能仅因此，就将之归于象形字。这样太笼统了。应该进一步将字形和字义结合起来分析其结构类型。汉字中有复合象形字，如果、胃、瓜等。这些字中有一个形符标识词义，其它的形符都为了明确这一意义而出现。所以字符的合成不产生新意义。会意结构的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特征，就是字符的合成必须指向新意义。所以，根据字符合成后是否产生新义，可以将复合象形字与会意字划分开来。

## B 指事兼会意

所谓“指事兼会意字”，是指整字中有抽象意符的一类字。郑樵将“前、寒、侵、曹、后、司、邑”等字归于此类。从这些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形体来看，它们大多实际上是会意字。比如“前”，甲骨文作“”，象脚置于舟之前，以会前后之“前”义。再如“邑”，甲骨文中作“”形，象一个人跪于一个地方之外。郑樵将这个字中“”看成是指事成分。我们认为，将之视为抽象意符更合理一些。因为从典型的会意字“刃、本、末、朱”等字来看，指事字产生的机制，是标识某些事物的某种特征或某个部位，仅仅通过其单一的形象，不容易识别，所以在象形之上，加一个指示性符号。指示性符号的作用仅仅是提示意义，意义在指示性符号的提示下明确了。而产生的意义实质上是该事物本身具有的。但是，以上所列“邑”字中，“”并不是在提示“”所具有的性质，而是参与新意义的产生。简单地说，符号只起提示意义的作用，它就是指示性符号。如果它参与新意义的构成，就是我们所说的会意字字符中的抽象意符。它所参与构成的字，就应该是会意字。

## C 会意兼形声

与上文所论述的两类“兼书”相比，“会意兼形声”字要复杂得多。

首先，这类字数量多。郑樵的《六书略》里分析出 373 个“会意兼形声”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里分析出 337 个“形声兼会意字”。其次，这类字确实较难截然断定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这类字中有示音成分，而示音成分又具有比较明显的表意作用，所以较难判断这种字符是“主意”还是“主声”。由此便出现了会意字与形声字两可的现象。但正如石定国先生所指出的，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临界带中，必然有一定量的模糊事物，但数量不可能太多。而历代文字学家分析出来的“会意兼形声字”数量过多，这就说明掌握的标准有问题。


会意字，《说文》界定为：“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比类”是字符的组合，而“合谊”则是字符意义的组合。“以见指撝”表明通过字符意义的组合要指向新的意义。这就是说，首先，各个构字字符必须是意符，而不可能是声符（有时候有的字符恰好有示音作用，但这个字符不是作为声符而是作为意符来用的）。这样才符合“比类”的要求。其次，各个意符之间，必须有相关的或逻辑上的联系。这样才有可能进行“合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意义。从造字的角度看，“比类”与“合谊”是条件，“以见指撝”是结果。而从识字的角度看，“以见指撝”就是会意字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如果可以将“据义构形”的过程称为“编码”，那么“据形索义”的过程就可以称之为“解码”。编码和解码实际上就是汉字会意字创制和识别的过程。会意字是一种表意性比较强的结构类型，我们认为，其创制时应以易“会”易“解”为宗旨。构字字符必然会以其本身的形象或直接的意义参与构意。这样就便于使用者“领会”整字的意义。如果一个字的意义，与字符意义联系松散，或者与字符的假借义、引申义曲折取得联系，此字大概不会是会意字。比如说“官”字，从宀从吕。有人认为吕犹众也，则官为馆之初字，是会意字。在卜辞中吕有作师众之意者，但很多学者认为吕和“师众”之间的关系尚难明确。所以，从宀从吕会“馆”义略显牵强。（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某些字符的本义早已湮没无闻，其假借义或引申义反而成为主要的彰显的意义，由这些字符构成的合体字则要另当别论。）另外，甲骨文字无定形，字符亦多有增损之情况。而会意字是由各字符，通过意义上的逻辑联系，整合出新意义的。所以与整字意义有关的各字符，即使在某些字符或有增损的情况下也必须齐全。否则，不大可能是会意字。比如“教”字，有人释为从爻从支从子，象手持棍类物以教小子学“爻”，是会意字；有人则释为从子从支，爻声，为形声字。另有人持会意兼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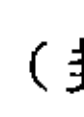
声字之说。考察“教”之字形，亦或有省子者，则仅支与爻难会“教”意。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以“教”为会意字不太合适。


形声字的来源比较复杂。直接以声符和义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形声字，都是“在已有的表意字或形声字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sup>①</sup>其中有一类是以会意字为声符，再增以义符，组合成形声字。“娶”字就是这样的形声字。对于这类形声字，多数学者认为，是为会意字的引伸义而后造的。对于这类字，追本溯源就可以看到它的来源途径，这就比较好判定其现在的结构类型了。还有些形声字，它们的声符恰好具有明显的表意作用。对于这类字，要分析其义符与兼表意的声符之间，是否有逻辑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否可以构成整字的意义。如果表意的字符，只是标识了与整字意义的某种关联，而不是整字意义合成的必要成分，则这个字符只能是“有义的声符”。<sup>②</sup>而整个字只能是形声字，而且是一类声符恰好表意的形声字。

## 2 两类形体特殊的会意字

早期文字，尤其是甲骨文，字的形体结构仍残留着较浓厚的图画意味。有些字在甲骨文时代是浑然一体的，发展至后代，却可以截然分为几个字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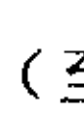
 (異)，象人举手戴帽或面具等东西，有学者将之释为“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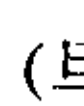
 (封)，象“”立于土之上，古人或以此为封疆的标志。故会“封”义。

 (央)，象一个正面人像，将头部置于某物的中央，会“中央”之义。

以上所举的字，字形俨然是经过抽象和简化的图画。难以截然分为几个字符。虽然字形不可分割，但这几个字所表示的意义，确实是由几个字符通过各种逻辑顺序的组合而产生的。所以，“会意”的“会”，不必固定地理解为几个独体字符的组合。

还有一些会意字，它们使用象征手法来构形构意，如：

 (至)，象“”射向某地，以会“到达”之义。

 (旦)，象“”下有阴影，以会“早上”之义。

<sup>①</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51 页。

<sup>②</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75 页。

𡩺 (邑), 象人跪坐在某地, 以会人的聚居区—“城邑”之义。

𡩻 (韋), 象“𡩻”向某地前进。有人以为会“包围”之义, 也有人以为会“保卫”(城邑)之义。

𡩼 (出), 象“𡩻”离开某处, 多以为会“离去”之义。

𡩽 (各), 字形与“出”相类, 象“𡩻”向某处走来, 多以为会“到来”义。

以上所举“至”、“旦”、“邑”、“韋”(圍、衛)、“出”、“各”等字, 其字形中一、□、U等符号, 没有固定的意义, 它们是与其它形符或义符, 取得逻辑上的联系后, 在构成意义时象征性地表示地方、影子和城邑等, 它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抽象意符。

以上两类会意字, 在传统意义上的“会意字”里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的。他们或被划到所谓的复合象形字里, 或被作为例外来对待。但从他们都表达新的意义这一点考虑, 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会意字”。换言之, 会意字应该涵盖这两类形体较特殊的字。

### (三) 小结

历代学者对“会意字”这一概念的阐释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可谓一脉相承。前贤的界定已非常精到的, 但由于我们需要对甲骨文中的会意字进行鉴别, 为方便操作, 还需对会意字的内涵, 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经过初步地分析, 我们确定了会意字的几个区别性特征。通过这些特征的鉴别, 基本上可以把会意字与其它结构类型的汉字分开。概括起来说, 会意字应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 会意字是复合结构类型, 它组合汉字中已有的形符、义符和抽象符号而成。这一点是会意字与独体象形字的区别。不过, 要考虑到甲骨文会意字形体的特殊性。

第二, 会意字的各字符, 以本身的形象或已经固化在字符中的意义参与构意。字符的组合, 要产生与各字符都不相同的新意义。是否有新意义的产生, 是会意字与合体象形字及指事字的重要区别。

第三, 会意字的字符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 整字的意义与各字符联系较直接。这是会意字与所谓声符表意的形声字的重要区别特征。

### 第三章 甲骨文会意字构形构意模式分析

#### （一）构形与构意

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具有明显的表意特性。尤其是早期的汉字，其形体与语言中的语义密切相关：象形字直接通过事物形体表达意义或概念；指事字在事物形体上加提示符号表达语义；会意字通过字符的组合表达新的意义；形声字的形符往往表明词义类属范畴，有时候其声符也提示语义。汉字的表意特征表明，汉字形体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解释性。

以上是从汉字形体的角度，也是识字的角度，来看汉字表意特性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从造字的角度，来看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结合的某些规律。人们构拟某种意义时，要选择一定的字符，字符所代表的事物或字符义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通过这种逻辑关系的作用，构拟出新意义来。换言之，就是使字符相互之间体现某种逻辑关系，所构之义就通过对这种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和概括而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用“构意”这一术语来概括这一过程。“构意”，简单地说，就是怎样把意义构拟出来。“构意”体现了汉民族创制会意字时的思维过程。如果说“表意”标识出了汉字形体所具有的功能的话，那么“构意”则表明了会意字字符结合的机制：前者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则回答了“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同时，“构意”表明了一种动态性和关系态性，更能揭示会意字的结构与意义或功能之间的关系。

#### （二）甲骨文会意字构形模式分析

汉字在形体上表现为平面展开的状态。这与表音文字线形展开的状态大不相同。汉字形体上的这种特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比较固定了。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形体特征也只是被调整与改良过，而没有被废除。平面性是所有字体的汉字，在形体上的共同特点。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字体的汉字，在形体上还是有其特殊之处的。这里，我们将从构



形方面，对甲骨文中的会意字进行分类。借鉴传统分法，我们首先将甲骨文中的会意字，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类是同符会意字，一类是异符会意字。分别举例分析如下：

## 1 同符会意字

同符会意字，就是通过重复同一字符以指向新意义的会意字。一般来说，字符数量不同，字义也或有不同。两个相同字符组合成的会意字，通过两个字符的并列，可以表示字符意义的类聚。如：

𣏟 (林)，并列两个“木”，以会“树林”之义。

𤇀 (炎)，累加两个“火”，以会“火热”之义。

有些同符会意字所表示的字义，并不是字符意义的类聚，仅是表达了与字符义相关的某种意义。如：

𠂔 (友)，并列两个“扌”，以会帮助之“友”义。

𠂔 (从)，并列两个“人”，以会“跟从”之义。

有的同符会意字，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相同字符组合而成，例如：

晶 (晶)，甲骨文将三个或四个“日”字符平面铺开，最初表示“星星”，后来这个意义由“星”字来表示。晶 则用来表达“星星”的一个引申义——“光亮”之义。

𦍋 (羴)，甲骨文中或作 𦍋 形。将三个或四个“羊”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羊的“膻味”的意义。

通过这种方式组合成的字，往往是将单个字符的意义累加到“众多”。比如：字符“日”本身携带了其所指事物——太阳可发光的特征，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日”组合，则将其所携带事物的特征，累加到了突出的地位，这样就完成了新意义的构拟。而“羴”字，则更多地表示出字符意义的某种“质变”。字符“羊”携带了其所指事物——羊有膻味的特征，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羊”字符组合，则将其所携带的事物的特征极至化，以至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质变”，从而完成了新意义的构拟。

## 2 异符会意字

异符会意字，是指通过不同字符的组合，来指向新意义的会意字。甲骨文中的会意字绝大多数是异符会意字。这类字的构成比较复杂。根

据字符的性质，我们将异符会意字初略地分为：比形会意字、比义会意字及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有抽象意符参与构成的会意字，我们按其它字符的性质，有的归于比形会意字，有的归于比义会意字。比形会意字，就是通过形符比拼构成的会意字。比义会意字，是指通过义符意义上的联系构拟出的会意字。“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sup>①</sup>是指“把象人或动物的字或形体，跟象某种器官的字或形符配合起来（有时还加上象其它有关事物的偏旁），以表示跟这种器官有关的某种行为或情状”。<sup>②</sup>实际上，这类会意字并不独立于前两类会意字之外，它所包属的字，常常也可以归于这两类会意字中。只是因为这类字在构形上具有较明显的特征，所以把它们另列为一类。下面，我们对以上所分会意字类型，分别加以说明。

### A 比形会意字

在甲骨文会意字中，这类字的数量比较多。字形往往是几个图形的组合，通过图形间的形象关系，来表现一种情境或者状态，从而表达某种动作或行为的语义。这类会意字的图画意味较浓，细节描绘性较强，字义对字形的依赖很强。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这类会意字是复合象形字<sup>③</sup>。但从图形的拼合产生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这类字更多地具有会意字的特征。因为是以字符本身的形象来参与构意的，我们认为划为“比形会意字”更合适。例如：

𣎵（沈），从𣎵从𠂔，象将牛沉入水中之形，以会“沉”义。

𩺰（渔），从𠂔从𩺰，象人手持物钓鱼之形，以会“渔猎”之义。

𠂔（秉），从𠂔从禾，象手持一束禾之形，以会“持”义。

𠂔（春），从𠂔从白，象双手持工具舂臼中之物形，以会“舂”义。

这类会意字利用字符本身的形象来构意，所以形符的方向、位置等都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比如：

𠂔（承），从𠂔从𠂔，象双手将一人承起，会“承”义。而𠂔（丞），同样从𠂔从𠂔，但双手的位置在人上，所以会“拯”之义。再如：𠂔（印），从𠂔从𠂔，𠂔在𠂔之上，象用手按压人形，故会“抑”义。而𠂔（及），也从𠂔从𠂔，𠂔在𠂔后下方，象用手抓住人形，所以会“抓住”、“赶上”

<sup>①</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30 页。

<sup>②</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31 页。

<sup>③</sup> 见李国英：《说文形声字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等义。“承”与“丞”、“印”与“及”，利用形符相对位置的不同，实现了意义的区别。

𠂔(即)，从匕从𠂔，象人面对食器而坐，描绘了将要进食的情状，会“即将”等意义。而𠂔(既)，从𠂔从𠂔，象人背对食器而坐，描绘出食毕的情景，故会“完成”等意义。“即”和“既”利用字符方向的不同，实现了意义的区别。

“比形会意字”利用字符形象，组合成某种情境，字义就寓于字形之中。正因为字符的形象在表达意义的时候，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类会意字，便利用形符方向、相对位置的不同，来实现意义的区别。

### B 比义会意字

“比义会意字”利用字符义来构字，换言之，这类会意字的字符是义符。与“比形会意字”相比，这类会意字的图画意味相对较淡，而字符之间逻辑上的联系加强了。如：

𡗗(雀)，从亠从隹。“隹”为雀的类属特征，“小”是其形态特征。“小”修饰并限定隹，这样就构拟出了“雀”这一意义。

𡗗(赤)，从大从火，“大”表示大小之“大”意，以“大”修饰“火”，来会“赤”义。

需要明确的是，以上两类会意字之间，并没有截然清晰的分界点。因为在甲骨文里，“有些由两个以上意符构成的字，它们所用的意符究竟应该形符还是义符，是两可的。”<sup>①</sup>

### C 主体和器官会意字

“主体和器官的会意字”，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于前两类会意字而自成一类。事实上，它所包属的字，常常分属于以上两类会意字中。这类会意字，将主体和器官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所构之形也具有较浓厚的图画意味，细节描写性较强。如：

𠂔(饮)，象人站在盛酒的𠂔前饮酒之形。字形中有突出的𠂔(舌)形，所以会“饮”义。

𠂔(企)，象人侧立，字形中有放大的𠂔(止)形，所以会“提足

<sup>①</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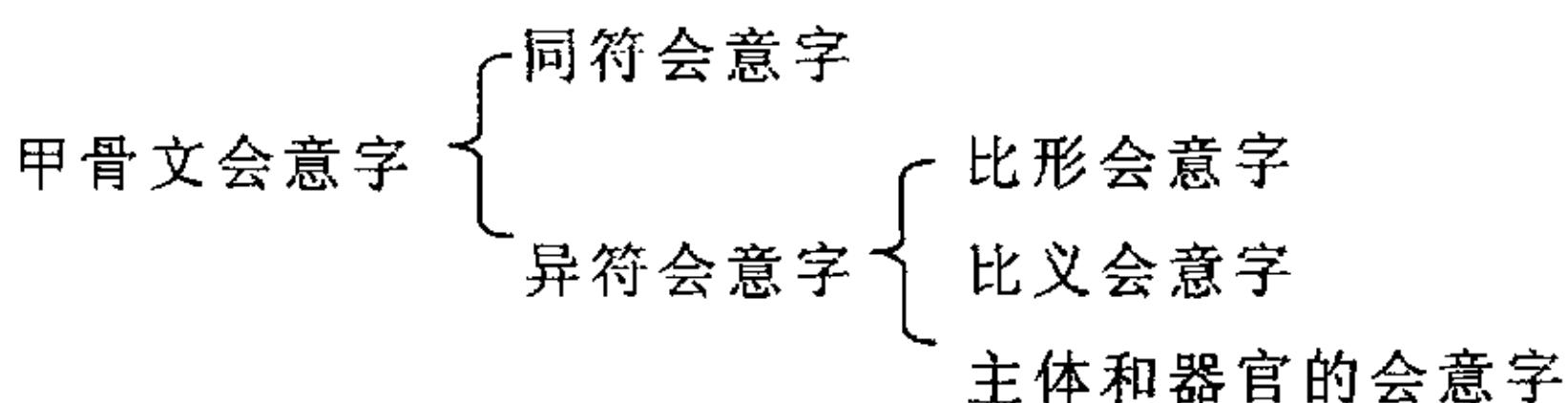


企望”之义。

𠄎(见),象人头上有放大的目(目)形。目的功能是“看”,故此字会“看见”之义。

概括来说,主体和器官类会意字,往往通过主体(具体的字中可能使用人的各种变体𠄎、𠄎等),和止(止)、又(又)、首(首)、目(目)、臣(臣,亦目形)、自(自)、耳(耳)、口(口)等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表明“跟这种器官有关的某种行为或情况”。为了构意明确,器官的形象往往加以放大,相应地,该器官的某种功能得到了突出。

我们分析甲骨文会意字的构形类型,是基于平面结构的静态描写,可以用下面的图表来加以概括:



### (三) 甲骨文会意字构意模式分析

会意字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符组合在一起,通过其具体形象之间的关系,或字符义之间的关系,表现一种情景或状态,从而表示字义。会意字整字的意义与各字符直接相关,所以无论是形符的组合,还是义符的组合,或者还有抽象意符参与构意,字符之间必须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否则无法完成意义的构拟。石定果先生将会意字的构拟方式概括为“造意模式”。<sup>①</sup>她认为,会意字造字的方式与汉语复合词的形成方式是相类似的。王作新先生也认为“复体字(主要是会意字)的结构关系也与语词的结构关系相应。”<sup>②</sup>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会意字构意模式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鉴别甲骨文中的会意字,实际上就是对会意字创制意旨的一种逆向推断。我们发现会意字字符之间有某种逻辑关系,而且这种逻辑关系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规律往往可以用模式加以概括,我们将会意字字符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出的规律,称为“构意模式”。“构意模式”是对会意字创制意旨进行推断的过程。我们将甲骨文会意字的构意模式大

<sup>①</sup> 石定果:《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1996年版。

<sup>②</sup> 王作新:《汉字结构与传统思维方式》,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致分为以下几类：

## 1 描写式构意模式

这种构意模式中，字形大多描绘出一种情状，字形的图画意味较浓，具象描写性较强。字义就从字形所描绘出的情状中抽象、概括而出。裘锡圭先生所谓的“图画式会意字”，大部分呈现此种构意模式。例如：

𠩺（牢），或作 𠩺 形，象把牛、羊或马等祭祀所用牺牲置于圈内之形，以会“祭祀用牲”之义。

𠩺（阱），甲骨文中或作 𠩺、𠩺、𠩺 等形，象牛、羊、鹿或麋等动物陷于坑内之形，以会“阱”义。

𠩺（夹），象两人夹辅一人，夹辅者形小，被夹辅者形大，会“夹辅”之义。

𠩺（即），从 𠩺 从 𠩺，象一人面对食器而跪，以会“即将”之义。

𠩺（既），从 𠩺 从 𠩺，象一跪坐之人食毕，转身背对食器之形，会“完成”之义。

𠩺（卿），从 𠩺 从 𠩺，象两人相对食器跪坐，以会“宴乡”之义。或以为会相对之“嚮”义。

以上这类会意字，字形的具象形很强。整字意义的构拟，对字符的方向、位置有较具体的要求。比如“𠩺”字，就要求突出被夹辅者，因此，夹辅者的形象相对要小些。再如“𠩺”、“𠩺”和“𠩺”，采用了相同的字符，来构拟不同的意义，这就要求字符 𠩺、𠩺 在字形方向要有区别，否则无从区别字义。

## 2 偏正式构意模式

在这种构意模式中，以一个字符为意义的中心，其它字符的意义对这一字符的意义进行修饰、说明或限制。通过这种构意模式产生的会意字，大部分是利用字符已相对固定的意义，来参与字义的构拟。这种构意模式要求的符号化程度较高，所以在甲骨文时代创制的字数较少。例如：

𠩺（雀），从 𠩺 从 𠩺。“佳”为“雀”的类属特征，小是其形态特征，“小”修饰并限定“佳”，则构拟出了“雀”这一意义。

𤄎(赤),从𤄎从𤄎,“大”表示大小之“大”意,以大火修饰限制“火”来会“赤”义。

𦍋(美),从𦍋从𤄎。在古人的观念里,羊肥大则有“美好”之义。

需要说明的是,对“美”的构形与构意做何理解,迄今未有定论。有不少人将“美”字看成是一正面人形头戴羊角或羽毛类装饰品,以为“美”。这种理解源于对原始艺术的考察。而以“羊大为美”者,是以羊在古人生活与审美领域中的地位为根据的。因为羊在古人的观念中,是吉祥和善良的代表(有语言文字学家系联以羊为声符的形声字,对此进行过分析<sup>①</sup>)。这种理解上的分歧,不仅是一种认识出发点的不同,而且对该字的构意模式看法也不同。前一种理解中,将“美”视为人戴羊角式羽毛的形象,这在构意模式中应归入“描写式构意模式”;而后一种理解中,“大”为大小之“大”意,“大”是用来修饰或限定羊的,这在构意模式中则应归入“偏正式构意模式”。同时,这也表明对字符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前一种看法将大“大”看作人的正面形象,是形符。而后一种看法,将“大”理解为大小的“大”,是义符。这两类观点之所以难分伯仲,主要是在甲骨文时代,“有些由两个以上意符构成的字,它们所用的意符究竟应该算形符还是义符,是两可的。”<sup>②</sup>我们将之归于“偏正式构意模式”中,也只是暂列。

### 3 施受式构意模式

在这种构意模式中,会意字各字符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复合词中的施受式有类似之处。其中一个字符是动作的发出者,其它的字符一般是动作所涉及的对象。而动作的发出者,在具体字里,大都表现为人体的某些功能性器官,如𠂔、𠂔、𠂔等。有时,为构意明确,动作的发出者可能持有实施动作的某种工具,这种工具就被当作动作的发出者,用来构拟意义,如𠂔、𠂔、𠂔、𠂔等。会意字的字义就从字符之间的施受关系概括而出。在甲骨文中,通过施受式构意模式,创制了大量的会意字。例如:

𠂔(逐),从𠂔从𠂔(或鹿、豚、彘等动物),𠂔止置于𠂔等动物后,以会“追逐”之义。

<sup>①</sup> 参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26页。

<sup>②</sup>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2-123页。

𠩺 (牧), 从支从𠩺, 以会“牧养”之义。

𠩺 (羞), 从𠩺于𠩺, 象以手持羊形, 以会“进献”之义。

𠩺 (隻), 从𠩺从𠩺, 象手持鸟之形, 以会“猎获”之义。

典 (典), 从𠩺从冊, 象双手捧册之形, 以会进献“典册”之义。

相 (相), 从𠩺从𠩺, 为目视木之形, 以构成“省视”之义。

𠩺 (印), 从爪从𠩺, 象人手按抑一踞跪之人形, 以“按”、“压”之义。

𠩺 (及), 从𠩺从𠩺, 象人后有一手形, 以会“逮着”、“赶上”之义。

𠩺 (色), 从𠩺从𠩺, 刀是实施动作的工具, 人为动作所施及的对象。刀临于人形之上, 以会“行刑”或“灭绝”之义。

𠩺 (射), 从𠩺从𠩺从𠩺, 象手持矢置于弓之上, 会“发射”之义。

𠩺 (男), 从田从𠩺, 𠩺象“耒耜”形。“耒”施于“田”, 在农耕时代已是男子的主要活动, 所以意指为“男”。在构拟这一意义时, 𠩺是动作发出时使用的工具, 田是动作涉及的对象, 二者之间也表现出一种施受关系。

#### 4 强调式构意模式

从构形角度分析甲骨文会意字时, 有一类字称为“主体和器官会意字”。这类字所表达的意义, 往往是人体某器官的某种功能。但是, 这种意义不借用一般的字符组合表达出来。所以, 常常在人体之外, 放大或突出某一人体器官的形象。在构意上, 则突出或强调了该种器官的功能。通过主体与放大的器官的逻辑关系, 便实现了意义的构拟。我们称这种构意方式为“强调式构意模式”。例如:

𠩺 (望), 甲骨文中从𠩺从𠩺, 象人立于土上, 人体上端有一个放大的竖目, 突出了眼睛“看”的功能, “𠩺”与“𠩺”共同完成了“远眺”这一意义的构拟。

𠩺 (见), “视”是“𠩺”的功能, 但仅有“目”形容易理解为“眼睛”的象形, 所以于跪坐“𠩺”形之上放置一个放大的“目”形, 以示“见”义。

𠩺 (企), 于“𠩺”形之下放置一个放大的“𠩺”形, 突出了“止”的功能, 与主体𠩺联合完成了“企望”这一意义的构拟。

## 5 叠加式构意模式

从构形角度看，这类会意字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字符，组合在一个字内，构拟出新的意义。新意义基本上是字符所代表事物的类聚，或字符义的叠加。新意义与字符义的关系或紧密或松弛。一般来说，字符数量不同，所构拟出的意义也或有不同。两个相同字符的组合，一般表示事物的“类聚”，例如：

𣏟 (林)，并列两个“木”，以会“树林”之义。

𤇀 (炎)，累加两个“火”，以会“火热”之义。

还有一些会意字，也是由两个相同字符组合而成。但并不表示字符意义的类聚，而是表达了与字符义相关的意义。这些新意义往往是字符某一引伸义叠加的结果。例如：

𠂔 (友)，并列两个“扌”，以会帮助之“友”义。

𠂔 (从)，并列两个“人”，以会“跟从”之义。

𠂔 (协)，并列两个“力”，以会“协作”之义。

有些会意字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相同字符组合而成，例如：

晶 (晶)，甲骨文将三个或四个“日”字符平铺，会“光亮”之义。

羴 (羴)，甲骨文中或 𪚩 形。将三个或四个“羊”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羊的“膻味”的意义。

𡗗 (𡗗)，并列和累加了三个“𡗗”字符，表达“𡗗”义。

𠄎 (齊)，甲骨文中将三个“木”字符，组合在一起，表示“整齐”的意义。

这类会意字，往往将单个字符的意义叠加到“众多”。比如字符“日”，本身携带了其所指事物——太阳可发光的特征。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日”字符组合，则将其所携带事物的特征，叠加到了突出的地位。新字义就突显出来了。而“羴”、“𡗗”、“齊”等字，更多地表示将字符所指事物某种特征的“极至化”，从而完成新意义的构拟。比如“羴”字中的“羊”字符，携带了其所指事物——羊有膻味的特征。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羊”字符组合，则这种膻味的特征极至化了，以至于可以将新意义视为字符意义“质变”的结果。

### （三）小结

根据构成甲骨文会意字的字符性质，我们将甲骨文的构形模式分为：比形会意字、比义会意字和主体与器官会意字。然后，根据字符在会意字意义合成过程中的逻辑关系，我们将会意字的构意模式，初略地总结为：描写式、偏正式、施受式、强调式和叠加式五类。构意的模式化，表明甲骨文会意字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统化特征。但构意模式不单一，则是甲骨文会意字系统化程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四章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描写

### （一）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描写的内容

甲骨文中的会意字，绝大多数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组合而成的合体字。另外还有少量会意字中包含有抽象意符。字符是它们的最小结构单位。构成会意字的形符和义符，不但数量上比较多，而且呈现出有序化、聚合化的状态，初步具备了系统的特质，它们的性质和状态与整个会意字的性质和状态直接相关，因此是我们本节专门讨论的对象。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的系统性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字符的集合，它们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的。它们的来源相对比较集中。同一字符参与构成的会意字在意义上相关，形成相对较大的几个字群。但各字符在参与构成会意字时，参与构字的频度高下差距较大，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

### （二）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描写

#### 1 原则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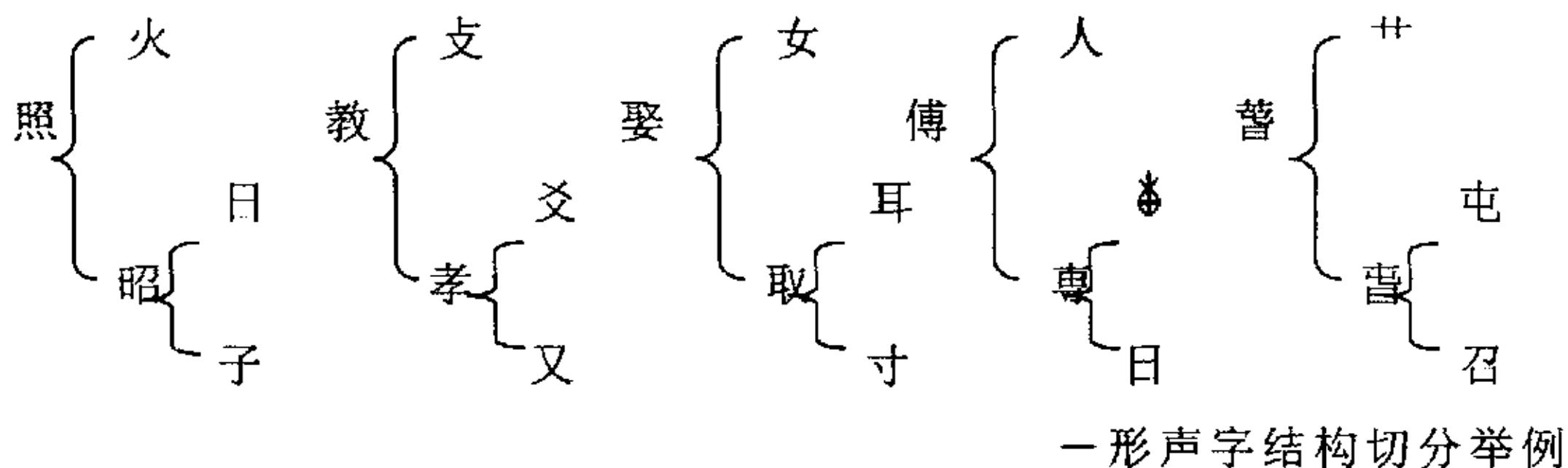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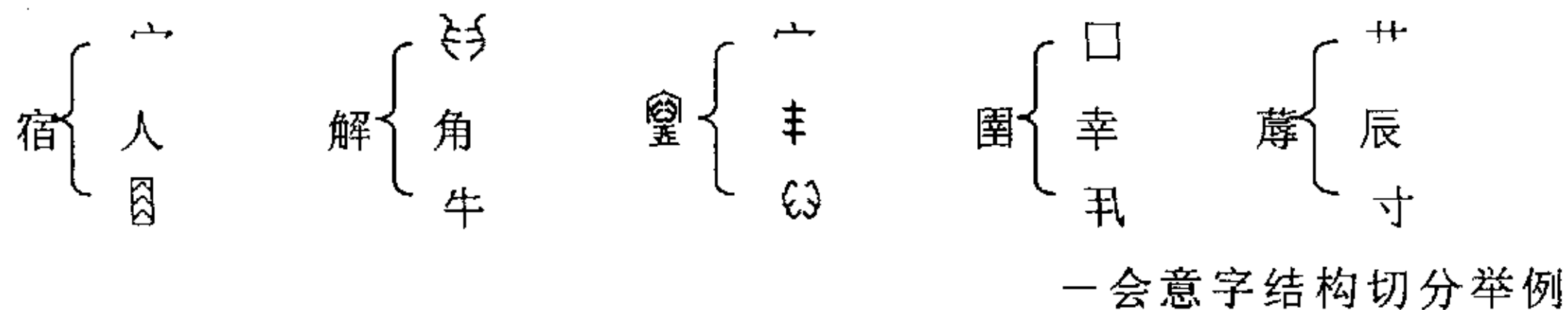
字符是甲骨文会意字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本节描写与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将已鉴别出的会意字整字切分出单个字符，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作“结构切分法”。

王宁先生将字符一次性组合成整字的组合类型称为“平面结构”。相应地，将字符逐级生成整字的组合类型称为“层次结构”。<sup>①</sup>甲骨文会意字各字符在参与整字构意时，是一步到位一次性整合出新意义的，所以各字符间呈平级关系，只要一次切分即可到位。一次性切分正是我们实施“结构切分法”所遵循的总原则。

形声字则不然。形声字中由两个以上的字符组合成的字，是由各字符逐级合成的，各字符间往往呈现层级状态，需要逐级切分才能分析出

<sup>①</sup>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最基本的字符（需要说明的是，形声字中的意符和音符往往是以整体参与合成新字的，对其意符和音符进行再次切分，是出于比较的需要）。我们以三合会意字（即由三个字符组合而成的会意字）和三合形声字（即由三个字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为例，进行结构切分，来比较会意字与形声字组合方式的不同。



## 2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集

按照结构切分的方法，遵循一次切分到位的总原则，我们对鉴别出的 260 个甲骨文会意字进行了结构切分，共切分出 99 个字符（不绝对），形成了甲骨文会意字字符集（见附录表二）。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甲骨文会意字中同一意义可能由不同字符来表达。如“人”字，在 𠤎、𠤏、𠤐、𠤑 等字里为 𠤎（人侧面形）；在 𠤒、𠤓、𠤔、𠤕 等字里为 𠤒（人正面形）；在 𠤖、𠤗、𠤘 等字里为 𠤖（人踞跪形）；在 𠤙、𠤚 等字里为 𠤙（人跪而双手持物形）；在 𠤛 字里为 𠤛（人跪而仰首祈祷形）；在 𠤜、𠤝 等字里为 𠤜（人侧面蹲踞形）等形体。这些字符，是对人的不同情态的摹写。此外还有 𠤞、𠤟、𠤠 等，是不同类型人的形象。另外， 𠤡 与 𠤢、𠤣 与 𠤤 等也都是此类现象。它们虽然有时可以通用<sup>①</sup>，但是出于构意明确性的要求，还是相对固化在特定

<sup>①</sup> 高明先生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义近形旁通用”，见《中国古文字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0 页。



的字里了。我们对这种现象的作法是，将之分为不同字符来看待。其二，甲骨文会意字中有些整字，如𠂔（奚）字，有研究者把它们看为基本字符。但据我们分析，𠂔字象绳索缚人形，有时用女形如𠂔，有时用人形如𠂔，其构形不一样但构拟的是同一个语义，遵循我们的上一条原则，我们将此字分作爪、系、人（大或女）三个字符。第三，有抽象意符的会意字，因为抽象意符的数量比较少，且不具备系统性，我们将不予专门讨论。如𠂔（正）字，象𠂔走向某地之形，在甲骨卜辞中多用作表达征伐之义。我们把𠂔切分为𠂔和抽象意符□，将𠂔记入字符集，将抽象意符□略去不计。以上是我们切分甲骨文会意字时遵循的两个原则。

字符是甲骨文会意字最小的结构单位，古人通过字符的组合来表达单个字符无法表达的意义。字符的选择表明了古人创制会意字的出发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这段话源自《易·系辞下》，原为解释八卦创制而言。许慎开宗明义地引用这段话，表明他认为八卦是汉字的一种源起。关于汉字和八卦之间的关系，现在依然是意见纷纭。但这段话的引用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首先，文字源于自然，是人们对天地万物仰观俯察的结果。其次，文字符号源自于对人物、天地、鸟兽的摹写。古人以自身为参照物，博取天地万物以创制文字符号。这符合文字发生的实情。甲骨文中的基本字符，“都毫无例外的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图像。”<sup>①</sup>而会意字着眼于以形表意，必然要选择人们所熟识的东西来构形。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自身和日常使用的工具及自然社会中某些常见的、人所共知的事物或现象，这些正是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的来源（当然，甲骨文会意字在构形构意时，也采用某些抽象意符，因为它们参与构字的随机性太大，我们暂不加以讨论）。

经过初步分析，会意字字符基本上来源于人自身和外物两个大的方面。人自身包括人的各种情态、不同类的人体形象和人体各器官。外物则包罗万象，有人们日常生活、生产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器物 and 武器，以及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山川河流及天文。

我们将甲骨文会意字所使用的字符，按类属特征分别部居，如下：

---

<sup>①</sup>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载《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3月版。

- (1) 人体与器官 { 人体形态: 𠂇、大、𠂆、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具体人的形象: 𠂇、𠂇、𠂇  
人体器官: 𠂇、爪、𠂇、𠂇、𠂇 (目)、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
- (2) 动物与植物 { 动物: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 (肉)  
植物: 𠂇、𠂇、𠂇、𠂇
- (3) 自然与天象 { 山川地理: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天文: 𠂇、𠂇、𠂇、𠂇
- (4) 日常用具 { 器物: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  
工具: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武器: 𠂇、𠂇、𠂇、𠂇
- (5) 祭祀及其它: 𠂇、𠂇、𠂇、𠂇

通过我们对甲骨文会意字的来源和分布进行分析后,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甲骨文会意字选用了绝大多数甲骨文基本字符。据高明先生统计, 甲骨文基本字符总共一百四十余个<sup>①</sup>。甲骨文会意字选取了其中的 99 个, 占据了全部基本字符的 70.71% 弱。第二, 构成甲骨文会意字的字符, 都是以在一个区域内共同生活的人们所熟识的东西为摹本摹写出的, 为这个区域的人们所熟识。由这些字符组合而构成新的意义所指, 是较易识别和理解的。第三, 甲骨文会意字选用的字符不超出甲骨文基本字符的范围, 是对已有文字符号的合理利用, 这符合文字符号经济化原则。第四,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来源相对比较集中, 呈现一定意义的类聚状态。第五, 甲骨文会意字选用的字符, 基本上是象形符号, 这就使得会意字在构形方面具象性比较强。但在构意方面还是比较抽象与概括的, 这符合会意字创制的宗旨。第六, 甲骨文会意字构形选择字符时, 具有相对的自由度。这正是高明先生等所注意到的“义

<sup>①</sup>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 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近形旁通用”现象出现的缘由，同时也是会意字异体字异构字多的原因。

### （三）字符构字频度分析

#### 1 字符构字频度表

“任何文字符号都是要求以尽可能少量的形体，通过其变化和组合，以形成尽可能多的不同符号，用以记录日益丰富和发展了的语言。”<sup>①</sup>甲骨文会意字是通过甲骨文最基本的字符相互结合而孳生出的。这些字符在参与构成会意字时，构字的频度是不一样的，有的还相差较大。所谓“构字频度”，是指字符参与构字的频率。在数值上表现为个体字符参与构字次数，与所有字符参与构字的总次数的比值。构字频度大致能反映一个字符构字能力的强弱，和它在整个字符系统中地位的高下。








我们对甲骨文会意字所采用的 99 个字符的构字频度进行了全面的统计，然后按照从高频到低频的顺序进行了排列，形成了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构字频度表，如下所示：





























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构字频度表

序号	字 符	参构 次数	构字频 度 (%)
1	丿	53	10.95
2	亅	38	7.85
3	ㄣ、ㄥ	21	4.34
4	木	20	4.13
5	人、	17	3.51
6	耳	14	2.89
7	ㄩ、厶	各 13	各 2.69
8	十、彡	各 11	各 2.27
9	㇀、爪	各 10	各 2.07
10	乚、日	各 9	各 1.86
11	𠂇、𠂈	各 8	各 1.65
12	𠂉、𠂊、𠂋、𠂌、𠂍	各 7	各 1.45

<sup>①</sup>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7 页。





种特征。人是一切关系的观察者，是大部分动作的发出者，所以人以及人的各种情态，在构拟会意字时被采用的频度比较高。另外，甲骨文会意字大多是动态词，由于字义表达的要求，很多时候“人”并不突显，但人发出动作的器官却被突显出来。这样，字符、、爪等就被相对多地使用。而且，会意字所表示的词义，大多是由手发出的。所以，字符“”使用的频率相对最高。在人类早期时代，火是人类生存的必须资料；戈是人类获取猎物的常用工具；佳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所以，在会意字创制的时候，这些字符被比较频繁的采用。这样不但方便了文字的创制，也有利于文字的识读。但从汉字发展史来看，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中的某些高频字符，在汉字孳乳增多的过程中，其高频地位逐渐弱化。、、、几个字符，因时代的变化和汉字自身的发展，未能进入高频字符的行列。随着社会的发展，火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远不如远古时代那么强；戈则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去日远；而佳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也日渐下降。这样，在新字孳生的时候，它们不再被相对频繁地采用。

甲骨文会意字具有一定程度的有序化和类聚化特征。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甲骨文几个高频字符参构形成的会意字，形成了几个相对较大的字群。所谓字群，就是指意义相关的字形成的集合。它与语言中语义相近的词形成的同义语义场，有类似之处。上文我们已经论述过，甲骨文会意字字符，基本上都以本义参与新意义的构成。所以由同一字符参构形成的会意字，在意义上往往相关。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各字符在合成会意字时，处于平级关系，但新意义的建构往往是抽象与概括的，而且往往偏向于其中某一字符的意义所指。因此我们划分字群的关键，是要分析该会意字意义的焦点所在。“”字符参构形成的会意字，如（步）、（涉）、（降）、（陟）、（各）、（出）、（逐）、（韋）等，动作所关涉的对象或动作发生的情态各不相同。关涉的对象是水，、关涉的对象是阜（小山）；与表达的动作发生的情状恰好相反。但这些字的意义焦点并不在动作关涉的对象或动作发生的情状，而在于表达抽象的“进行”之意，因动作由足趾发出，故都有“”参构，“”是这些会意字新意义的焦点，所以以“”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字群。此外，由“”参构形成的会意字，如（丞）、（承）、（戒）、（兵）、（及）、（为）、（取）、（啟）、（弄）等，都表示手的相关动作。这样，以“”为中心形成了另一较大的字群。此外，





牛，也可以是马等（如、）。选择其中任何一个字符都于明确构意无妨，所以可以自由替换。这表明会意字在选择字符时有相对的自由度，同时也表明处于这样境地的字符，不大可能在构成会意字时被比较频繁地采用。

#### （四）小结

字符是甲骨文会意字的最小结构单位。甲骨文会意字字符呈现一定程度上聚合状态。本章对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按类属特征进行了类聚群分，同时对各字符参与构字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对其构字频度进行了分析。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将甲骨文会意字字符初略地分为高频字符和低频字符。高频字符有十三个，其构字频度之和占总构字频度的 47.73% 左右。高频字符从意义上看，分布比较集中。高频字符区内，各字符的构字频度相差也比较大。低频字符占了字符总量的绝大多数，但构字频度很低，构字能力比较弱。作为甲骨文基本字符，这些低频字符的类化能力很弱，因此不太适合形声字对义符的要求。

## 第五章 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

### (一) 对几组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1 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的比例

甲骨文有多少会意字，做总量统计的人很少。有些学者进行了较为粗略的估计：“这类形体结构（按，指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sup>①</sup>或“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占的比例最大”，“甲骨文形声字虽也不少，但从所占的比例看，则远不如象形和会意。”<sup>②</sup>李孝定先生在他的《汉字史话》里，按照传统六书的原则和方法，对甲骨文做了整体性分类，并进行了数据统计。他从 1226 个甲骨文字中，确定了 396 个为会意字，占总量的 32.30% 强。<sup>③</sup>石定国先生的《说文会意字研究》一书中称，小篆的会意字中，有甲骨文材料者为 243 字。<sup>④</sup>石先生在她的研究中先鉴别出《说文》中的会意字，为进行对比研究，她找出了这些会意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的对应体。所以，她所谓“有甲骨文材料者”，应该不包含那些在甲骨文中是会意结构，发展至小篆中变成形声结构的字。因此，甲骨文中会意字的数量应该大于这个统计结果。

目前，有些研究者采用李孝定先生的统计结果。但也有学者指出，李先生在确定甲骨文会意字、形声字等结构类型时的原则值得商榷，“故他的结论并不十分准确。”<sup>⑤</sup>首先，他的鉴别标准不统一。有时，他从字义出发而不考虑形体，将假借字和本字算作不同字，在总量统计中都作为分子。有时，他又从形体出发而不考虑字义，于是将一些形体不同、字义却相同的异体字也统计进去。因此，他的统计结果从总体上来说失之过宽。其次，他用《说文解字》来上溯甲骨文。从甲骨文到小篆，字的形态和字的构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小篆形体来推断甲骨文形

<sup>①</sup>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载《古文字研究》第 20 辑，第 270 页，北京：中华书局 2000 年 3 月版。

<sup>②</sup>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 页。

<sup>③</sup> 据李孝定《汉字史话》，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年版，第 41 页。转引自胡齐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sup>④</sup> 石定国：《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8 页。

<sup>⑤</sup> 邹晓丽等：《甲骨文字学述要》，长沙：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体，在方法上欠妥。

石定国先生严格地界定了会意字的内涵，确定了较为严格的鉴别会意字的原则。她的原则与方法对小篆构形系统是行之有效的，但对甲骨文字的一些特殊状况，如前文我们所分析的两类形体特殊的会意字，则无法涵盖。何况，有些字在小篆中是形声字，但在甲骨文中却是会意字。所以说，她的鉴别原则对甲骨文而言，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会有所疏漏。

有鉴于此，我们以《甲骨文字典》为基本资料，对其中所收的甲骨文字进行了相对范围内的穷尽式考析，同时参照于省吾先生主编的《甲骨文诂林》、李孝定先生的《甲骨文字集释》及《汉语大字典》诸书，确定了 260 个会意字。在《甲骨文字典》所确定的 1127 个可识字中，这 260 个会意字占 23.07% 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字典》共收字 2703 个，其中标为不可识者有 1576 个。但在这些所谓的构形构意不明的“不可识字”中，有一些在现代汉字中已成为常用字，如𠂔（初）、𠂔（僕）、𠂔（编）等。这些字在卜辞中往往缺乏语言环境，所以较难确定其意义。然而分析其形义关系，再以后代词义为参考，我们将它们确定为会意字。所以说，可识字的总量应略大于 1127 字，这样，会意字在甲骨文可识字中所占的百分比应该略小于 23.07%。另据邹晓丽先生的《甲骨文字学述要》中统计，甲骨文中有意音型汉字（实质上即形声字，因为邹先生认为在甲骨文时代，形声字尚未形成系统，故以意音型汉字称之）257 个，占《字典》可识字的 22% 左右。她们研究的基本资料也是《甲骨文字典》，所以我们可以将她们的统计结果与我们的统计结果相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在总量和比例上，甲骨文中会意字略高于形声字，但相差并不大。

## 2 会意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变化

据统计，甲骨文中全部单字约有 4500 个左右。这只是卜辞用字，而且甲骨文资料并没有完全展露于世，所以这个数量应该不是殷商时代文字的总量。东汉时代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收录了篆文、古文、奇字等共 9353 个。可以说从殷商至东汉，汉字数量上的增长相对较缓。此后，历代字书中收字急剧攀升。南朝梁代的《玉篇》收字 16917 个，宋代《广韵》收字 26194 个，明代《字汇》收字 33719 个，清代《康熙字典》收字 47043 个，1990 年汇纂成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更达 54678 个之多。

汉字从殷商时代甲骨文字，经历三千多年的发展，在数量上翻了十二倍之多。当然，历代字书中收集了大量的死字和冷僻字，常用汉字数量的涨幅并不很大。

会意字在急剧增长的汉字发展过程中，相对停滞不前。上文我们曾提及，李孝定先生以传统六书观点，对甲骨文中各结构类型的字，作了整体性分析和总量统计。虽然我们不十分同意他的具体统计结果，但是以他的统计数据为参照，大体上可以看出会意字在汉字发展长河中的消长变化。李孝定先生的统计结果如下<sup>①</sup>：

	殷商甲骨文	汉代小篆	宋代楷书
会意字	32.30% 强	12.31% 强	3.05% 强
形声字	27.24%	81.24% 弱	90% 弱

—据李孝定：《汉字史话》，第41页，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对以上数据进行大体分析后，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会意字在汉字日益增长的总趋势中，数量上略有所增加。据石定国先生《说文会意字研究》一书中统计，《说文》中有会意字634个（我们认为这个数据略显保守），在绝对数量上比甲骨文中的会意字有所增加。但是，甲骨文中会意字占总量的23.05%左右，《说文》中的会意字仅占总字数的6.78%，相对比例降幅较大。隶变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隶变后汉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数量的激增和字体的变化，结构上变化不甚大。会意字在隶变后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其次，与会意字陷于停滞发展的状况相比，形声字的发展态势几乎与汉字发展的总态势相当。据统计，在金文中，形声结构的字已占当时汉字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了，超过了象形、指事、会意字的总和<sup>②</sup>。至小篆系统，形声字已占汉字总量的80%以上了，现代汉字中，形声字更是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 （二）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演变趋势分析

### 1 从形合向义合发展


上文我们提到过，裘锡圭先生在他的《文字学概要》里，把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通过自身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的意符称为形符，与之相

<sup>①</sup> 转引自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据刘志成：《文化文字学》，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1页。






对应的，将通过自身的字义来表意的意符称为义符。形符与义符的划分对甲骨文字系统来说是合适的。在汉字变得不象形之后，形符基本上不存在了。

我们在分析甲骨文会意字的构形模式时，有“比形会意”和“比义会意”。“比形会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形合”，相应地，“比义会意”即“义合”。这两种构形模式在构拟不同意义时，各有优长，分别构拟出了一定数量的会意字。甲骨文系统中的义合会意字，在进入小篆构形系统中以后，按照小篆构形系统的规范，字符本身及会意字整字的结构，均作了笔势化的改造和某种程度上的调整。因为这类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就是通过字符本身意义的组合，来指向新意义的，所以虽然进行了自我改造和调整，但并没有改变义合的性质。只不过汉字进入小篆系统后，象形意味大大地减弱了。相反地，字符符号化、笔势化意味逐渐增强。因此，形符表意的功能基本上消失了。甲骨文系统中的形合会意字占多数，如：

，象两个人相对跪跪在食器前，会“宴饗”之义。或以为会相向的“嚮”义。

，象人怀抱小孩之形，会“抱”义。

，象人在屋内躺在席上之形，以会“睡觉”之义。

在进入小篆系统中以后，形符的笔势化使其以形表意的功能大大地减弱了。但是，该形符、、、、等所表达的人、食器、小孩子、房屋、席子等意义，已经固化在这些字符中了，这些字符转而具备了义符的性质与职能。所以，这些字在小篆系统中，经过笔势化和结构调整后，依靠固化在字符中的意义来合成新字，整字的结构仍然是会意字。但是，整个字从甲骨文系统中的形合，变成了小篆系统中的义合。需要说明的是，在甲骨文构形系统中，“比形会意”与“比义会意”的界限，并不是判然清晰的。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由“形合”向“义合”的发展，只能是笼统意义上的趋势，很难做定量的分析与说明。

后代产生的会意字的构形方式，大都是典型的义合，如尘，小土为尘；尖，小大为尖；歪，不正为歪；甬，不用为甬等等。

## 2 会意字的形声化

可以说，形声化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一般意义上的形声化，是指

汉字发展过程中，形声字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乃至绝对优势地位的趋势。我们这里所说的会意字的形声化，是指甲骨文中的会意字，发展至小篆系统以及以后汉字系统中，部分地变成了形声字。有些学者较早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陈炜湛先生就曾指出：“小篆中的形声字在甲骨文时代往往是会意字。”“会意字演变为形声字，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规律，了解并掌握这一规律，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考释甲骨文字。”<sup>①</sup>。

### A 同符会意字的形声化

甲骨文中有些同符会意字，如𠂔（𠂔）、𠂔（𠂔）等，是将两个以上的同体字符组合来，以表达与字符相关的某种意义。这种叠加相同字符而成的字，两个相同字符的组合，大都含有“类聚”的意义；三个字符或四个字符的组合，大包含有“众多”的意义。在现代汉字中，上面所列二字变成了“𠂔”、“𠂔”（简化作“杂”）等。从结构上看，变成了形声字。这两个形声字的义符，仍然使用原来的会意字的字符，但相比之下，这些义符表意的功能比较弱，仅提示了该字的意义类属范围。

### B 异符会意字的形声化

甲骨文中异符会意字据大多数，因此，甲骨文会意字形声化的发展趋势，更明显地表现在异符会意字上。它们变成形声字的缘由和途径并不完全相同。下面我们略举几例，分别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和途径：

a 源字为适应新构形系统，保留原意符之一，增加声符而成形声字。如：

𣶒 𣶒 甲骨文中或作 𣶒、𣶒 等形，从水从牛、羊或牢。象沉牛、羊等祭祀用的牺牲于水中之形，会“沉没”之意。发展至小篆中，写作“沈”，成为从水声的形声字。（现代汉字中则以“沉”表达沉没之意，同样为从水声的形声字。）


𦔻 𦔻 甲骨文中作 𦔻、𦔻 等形，象踞跪或侧立或正面站立之人高竖其耳，以会“听”意。在小篆中，这一意义由从耳门声的“聞”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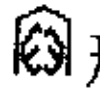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以上所举沈、闻等字，从甲骨文系统进入小篆系统时，源字为适应新构形系统规范化的要求，形体上必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和调整，结果仅保留了与意义关系较密切的一个意符，另组配一个声符，从而将源字改为了形声字。因为“沉没”义必与“水”相关，“闻”是“耳朵”的功能，这些与意义直接相关的字符被保留了下来。而源字中的“牛”、“羊”、“人”等字符仅是应“会意”的要求而出现的意符，在形声化的过程中被淘汰了，换之以声符。需要明确的是，声符的选择一般是较随意的，只要与原字的音相同或相近即可。这种形声化的方式，我们总结为：保留源字的意符之一，其余意符的以同音或音近字符代之，重新组构而成的形声字。

**b 源字构形理据淡化，增加示音成分而成形声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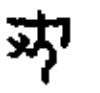
 耜 象人手持并脚踏耒耜刺地之形，图画意味很浓，会“耕种”义。后来又在此图形上加注声符“昔”；发展至小篆则简省为从耒昔声的一般形声字了。

 寶 甲骨文中或作形，象屋内有玉、贝之形，以会“财宝”义。至周金文中，出现了“缶”字符，以之为声符，由此变成了从缶声的形声字。

 飲 象人俯酒坛之上伸舌饮酒之形。这个字具象性很强，后来人伸舌之形，变为“欠”形，又加“今”为声符，变为了形声字。



以上所举耜、寶、飲等字，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源字的构形理据逐渐淡化，以形表词的功能减弱，因此增加示音成分，以强化字形与所标识词之间的联系。增加声符后，源字仅保留下与意义有关系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被新的构形系统所拒斥而消失了。这种形声化的方式，概括地说，是源字上增加示音成分，与意义无关的或关系不大的义符或形符遭淘汰，由新的声符和遗留下来的义符组构而成形声字。



**c 源字字形发生变化，一个意符被字形相近、且具有提示字音的字符代替而成形声字。如：**

 何 甲骨文的象人肩荷物形，这是一个形体较特殊的会意字。后来，负荷物品的人形为一般的人旁，所荷之物则由形符改变成了形似的“可”，而“可”恰好与源字的字音相近，遂成为新字的声符，而源字就变成了从人可声的形声字。（“何”久借为疑问代词，为分担其词




义，后来又借“荷”字以表示负荷之意。)


 𦍋 甲骨文的  象人手持羊形，会“进献”义。在字形的发展变化中，手形变成了形似的“丑”，而“丑”正好与源字的字音相近，遂成为新字的声符，源字就变成了从羊丑声的形声字。顺便提一下，此字形变化中，手形变为丑字，对这种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字形的“讹变”。王宁先生认为，表达同一意义的字，在不同构形系统中，形体发生变化，是汉字正常演变的结果。变化了的构形与构意，属于另一个共时层面，存在于新的构形系统中，我们应当把它放到新的构形系统中来衡量。王先生称这种现象为“理据重构”<sup>①</sup>，并认为所谓“讹变”之说，是缺乏发展观念的表现。我们认为王宁先生的看法是很精到的。


 𦍋 甲骨文的  象以戈提人首形。因古人杀敌割敌人的左耳以计成功，所以又从戈从耳会意。后来，戈改成从戈的“或”，而“或”恰好与这个字的字音相近，所以“或”成为了新字的声符，源字遂变成了从耳或声的形声字。

以上所举何、羞、𦍋等字，源字在发展中字形发生了变化，源字中的一个义符成了形近的字符，遂破坏了源字的会意性质，但这个字符往往具有提示语音的功能，整个字转而变成了形声字。这种形声化的方式，我们可以概括为：源字的一个意符变为与之形似的声符，从而变会意字为形声字。

**d 源字在使用中久借为它义，以源字为声符并增加意符而成形声字。如：**


 莫 象日落于草莽之中，会“日暮”义。但在使用中，“莫”字很早就被借用做否定副词，且久借不归。为彰显本义，又以“莫”为声符，另外增加与本义相关的“日”字为义符。源字遂成为从日莫声的形声字。

 𠂔 字形象两人相背对之形，以会“背对”之义。在甲骨卜辞中，“北”多被借来表示方向上的“北”，且久借不归。为了区别假借义与本义，后来以“北”为声符，并增加与“背”相关的“月”（肉）为义符，形成了从月（肉）北声的形声字。

 𦍋 甲骨文中，以水流出器皿之形来会“溢”这一意义。但在先秦文献中，“益”被借来用作利益的“益”或表示更加的“益”。为区别

<sup>①</sup>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30 页。

词义，遂以“益”为声符，并增加与本义相关的“水”为义符。源字就变成了从水益声的形声字。

 “自”为鼻的象形，因为犬的鼻子很灵敏，遂将“自”与“犬”两个意符相拼合，来会“嗅”义。在先秦典籍中，“臭”常表示气味的意义。为了分担这一字形负担的字义，遂以“臭”为声符，另增“口”为义符，形成了从口臭声的形声字（大概是因为“臭”字中本身已含有象鼻形的“自”，所以在形成形声字的时候，只好选择与“嗅”这一意义有些许关系的“口”为义符）。

以上所举的“莫”、“北”、“益”、“臭”等字，在甲骨文构形系统中，是形义密合的会意字。但在实际语用中，往往借用来表示其他意义，本义反而不显或不常用。所以在小篆中，分别出现了“暮”、“背”、“溢”、“嗅”等形声字（这些形声字，在许慎看来，与上面所列的会意字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这些字的字义恰好对应于上述会意字）。所以为了彰显本义，或为了分担该字的职务，或为了加强音与义之间的关系，遂以源字为声符，并在源字上加上表意义符“日”、“月（肉）”、“水”、“口”等，整个字就变成了形声字。我们认为，这种的形声字的产生，是这些会意字既要适应语言运用的要求，同时也要适应新的构形系统，而调整自身结构的结果。这是甲骨文会意字发展过程中形声化的一个深层原因。

### （三）会意字构形构意的优长与局限

优长与局限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事物、现象或状况的优长与局限，一般情况下总是在经过与其他类似的事物、现象或状况等相比较后，才显示出来。没有比较就无从谈及优长与局限。会意字作为汉字创制的一种模式，在甲骨文时代与象形字、指事字和形声字相比，占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但在甲骨文以后的汉字发展中，却停滞不前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会意字本身。会意字构形构意的优长，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它在甲骨文时代的“辉煌”；而其局限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发展。

#### 1 会意字构形构意的优长

在汉字构形史上，先有象形还是先有指事，许慎撰《说文解字》之

前就已经有分歧了。事实上，这两种构字方法所依存的甲骨文系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综合性语料，没有历时发展的清晰印记。所以，我们无法从历时的角度分清谁先谁后。对汉字总体来说，它们表现为一种共时的构形模式，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独体构形模式”。象形与指事是依据其字形直接指向意义的，即字形与所象之形、所指之事的联系是比较直接的。在语言层面，它们一般表达比较具体的意义（指事字如𠄎、㇀，构拟出比较抽象的意义，但相对来说，其构形还是比较直观的）。这种构形模式的直观性最强。由它们所构拟出的词语，大部分是名物类词语，也是汉语基本词汇的一部分。这些符号，是汉字符号系统中的基本符号。

人类的思维日益向缜密化发展。人们不仅需要进一步认识世界，还要解释世界。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逐渐严密起来。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必须要适应汉语发展的需要。因此，汉字要能表达汉语中较抽象和概括的语义。甲骨文中相当数量的象形字，它们一般表示的意义都比较具体。受自身形体的限制，象形字很难表示自身形体以外的意义。独体构形模式对字符形象的依赖形很强，不是一种能产的汉字创制方式。所以，继续采用独体构形模式，为源源不断产生的新词造相应的字，是不现实的。

因此，汉字需要改造或调整自己，来适应语言的需要。它必须找到或者发明一种能表达抽象和概括意义的构形手段。汉民族的祖先，便充分利用了自己已有的基础符号，通过符合的组合，展现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表达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词义。符号的组合，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会意构形和形声构形。同样地，它们之间也无法历时地分清先后之序，而是表现为一种共时的构形模式，我们称之为“合体构形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独体构形模式”和“合体构形模式”之间也没有历时发展的清晰印记，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要辨正地看。

会意字是比形象和指事更为优化的一种构形方式。首先，会意构形模式可以构拟出表达抽象、概括意义的字。这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语中字体和字用之间的矛盾；缓解了语言发展而文字符号相对滞后的紧张局面。这是会意字优于象形字的主要方面。第二，会意字构形的过程，充分利用了人们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观察。表现在文字创制方面，会意字能将有限字符进行组合，字符的选择有相对的自由度。因此，可以比较频繁地用以构字。指事字也可用以构拟抽象意义的字。但是，指事字的指示性符号非常单一，而且必须附着在另一字符上才能起指事

作用，所以不能广泛地用以构字；第三，甲骨文字象形程度较高，会意字容易被创制，而且其构形比较直观，因此比较容易被辨识。但此后汉字的象形程度逐渐降低，会意构形模式不再适合广泛地构字。所以，甲骨文字以后，会意字没有大的发展，新造的会意字非常少。







## 2 会意字构形构意的局限

会意字这种构形构意模式，是相对较优化的一种的文字符号创制方式。但在甲骨文以后的文字发展过程中，会意字的发展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后代文字创制中，会意字这种构形构意模式很少被使用；另一方面，一部分甲骨文会意字，在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形声字。这种局面的出现，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会意字构形构意本身的局限。

首先，由会意这种方式创制的汉字，别词功能较差。语言是变动不居的，词汇系统逐渐丰富和严密，要求文字符号具有较强的别词功能。而会意字的创制与理解机制，要求形符或义符的组合要直观。所以对语言中语义相近、但细部有别的词，很难从构形上做有效的区别。甲骨文会意字中，有一些与水有关的一些动态词或情态词，如𣶒（涉）、𣶒（浴）、𣶒（益）、𣶒（盥）等。这些词对构形的要求是具体的，比如𣶒字，是通过涉水这一具体动作来构形的，这就要求“水”的形状应该是河流的样子。而其它𣶒、𣶒、𣶒等字，表达某些与水有关的动作，所以要求“水”的形状是水滴的样子，构形很直观。正因为如此，它对语言中同一类属范畴的词，很难在字形上进行有效区别。我们在分析会意字的构形模式时，指出“比形会意字”可以利用形符方向、相对位置的不同，达到区别词义的目的。但这种区别词义的方法，对字符象形程度要求很高，很难普遍地使用。而且，甲骨文以后的文字，象形程度渐弱，更不可能使用此方式来大量地造字，并达到区别词义的目的。比如说一组水名或者树名等，就无法在构形做到有效区别。而形声字则完全适应这种语义发展的要求。形声模式可以创制意义相关且有区别的字，比如殷商时代就存在的水名，如洧、洛、沁、湄、浥、汜等。义符“水”表明了这些字的类属特性，不同的声符则实现了别词的功能。从这一点说，形声字是一种更为优化的文字创制方式。而事实确实如此。形声字完全适应语言发展对文字符号区别词义的要求，从而成为甲骨文系统以后，汉



字创制的最优选择（按，上文所举形声字均为甲骨文系统中的形声字）。

其次，会意字创制与理解过程主观性很大。上文我们说过，会意字的创制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语义编码”的过程。而解读词义的过程，则是一种“语义解码”的过程。在造会意字的过程中，构形要以所构语义为根本指向。但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都可能创造出不同的形体。甲骨文中大量异体字的存在即是证明。如“牢”，甲骨文作、等形，因为牛、羊、马等字符，均可用以构拟“牢”的意义；再如“阱”，甲骨文作、、、等形，道理是一样的。而在“语义解码”的过程中，对字符组合所表现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目前，对某些甲骨文会意字字形的解读，见仁见智以至难有定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会意字系统化程度较差。王宁先生认为，要判断一个时代的汉字构形系统是否严密，要从一下几个方面观察：

“第一，形位数量与总字数的比例，比例越低，形位的组构能量越大，汉字的构形系统就越严密；第二，构形模式越单纯，汉字的构形系统越严密……；第三，越是层次结构占主导地位，系统越是呈网络状，也就越严密……；第四，异写字与异构字的比例越小，规整程度越高，构形系统越严密。”<sup>①</sup>

甲骨文中我们确定了260个会意字，这些会意字构形时动用了99个字符，字符占了会意字总量的38.08%。而其中一半以上的字符构字能力很低，仅参与构字一至三个，这是不经济的，增大了汉字认、读、写的难度，同时也是系统化较差的表现。甲骨文中会意字字符的结合有规律可循，但规律性不很强，而且略显繁复。另外，甲骨文会意字是平面结构。这种结构突出了个体的特征，但网络化程度低，因此系统化程度不高。上文我们已提到过，由于会意字创制过程中主观性较大，所以异形字、异构字相对较多，规范程度较低，构形系统的严密程度不高。总之，甲骨文会意字系统化程度相对较差。会意不是一种能产的汉字构造模式。而相对来说，形声字是一种符号化、系统化程度较高的文字结构模式，它对语言中的词能做到有效区别，其类别化和区别性能力较强。所以，自甲骨文以后，形声字大量孳生起来，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

---

<sup>①</sup>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



#### （四）小结

在甲骨文中，会意字数量较多。但与甲骨文中的形声字相比，二者在数量上相差不是很多，会意字并不占优势。在甲骨文字系统以后，汉字发展较快，尤其是数量上增长显著。与形声字的急剧增长的势头相比，会意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分析会意字的发展状况，有两个比较显著的演变趋势。其一，会意字的构成方式，由形合向义合发展。甲骨文中通过形合方式造的字，在小篆及后代汉字中，变成了义合结构。后代会意字都通过义合方式产生。其二，会意字向形声化发展。甲骨文中的一些会意字，发展至小篆或后代汉字中，变成了形声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意字构形构意的局限限制了会意字的发展。其局限主要表现在：会意造字模式别词功能比较弱；会意字的创制和理解过程中，主观性比较大；会意字本身的系统性较差。相对来说，形声结构是汉字的最优结构类型，因此在甲骨文以后的汉字发展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 结 束 语

甲骨文会意字是一个有序化的系统，尽管系统化程度不高，但应当而且也可以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可是长期以来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并不充分。纵观近一二十年来对甲骨文会意字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特点，这也正是此项研究的不足之处，即：理论探讨相对比较欠缺，定量统计定性分析比较少。我们参考前人对此问题的研究，以理论探讨和定量定性分析为原则和目标，力图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

本文所作的主要工作和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对会意字内涵进行了一些补充，总结了会意字的几个重要的区别性特征。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会意字的区别性特征主要有：会意字是合体结构的字；组成会意字的字符，必须以本身的形象或字符具有的意义来合成新的意义；会意字的字符之间必须有逻辑上的联系，各字符与整字意义之间也必须有比较直接的联系。确定会意字的区别性特征，不但使我们鉴别甲骨文会意字时有据可依，而且由于基本廓清了会意字的外延，也有助于对其它结构类型的汉字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第二，对甲骨文会意字构形和构意模式进行了分析。从构形角度，主要依据字符的性质，我们将甲骨文将会意字分为：比形会意字、比意会意字和主体与器官会意字三类。从构意角度，主要依据字符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将甲骨文会意字的构意模式总结为描写式、偏正式、施受式、强调式和叠加式五类，分别举以例字并加以说明。构意模式实际上是对会意字产生机制的一种表述。甲骨文会意字构意模式多样化，是甲骨文会意字的系统化程度不高的一个原因。

第三，对甲骨文会意字字符系统进行了描写。我们对所鉴别出的甲骨文会意字进行了结构切分，切分出的字符形成了字符集，同时将字符进行了类聚群分。本文将这些字符参与构成会意字的频度进行了统计，将它们大略分为高频字符和低频字符，主要探讨了它们所以是高频字符和低频字符的原因。字符集的形成，表明甲骨文会意字的构形系统呈现出有序化的状态。但字符构字频度的高下差距很大，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这也是甲骨文会意字的系统化程度不高的一个原因。

第四，分析了甲骨文会意字的发展走向及原因。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所占比例略高于形声字，但在汉字的发展中趋于停滞。会意字的发展呈现出由形合向义合发展和形声化两种趋向。由于会意字可以构拟较抽象的词义，因此在甲骨文中相对大量地创制。但会意字的系统化程度不高，而且跟不上汉语的发展对文字符号的需要，因此在甲骨文以后，会意字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主要是：

第一，对甲骨文会意字从构形方面进行的分类还不够细致。本文将甲骨文会意字分为比形会意字、比意会意字和主体与器官会意字三类，这样的分类显得比较粗疏。

第二，对甲骨文形声化趋向的分析略显简单。形声化是汉字发展的最显著的趋势之一，甲骨文会意字发展至小篆及后代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形声字，对这种现象，应该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但本文仍然是举例性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前贤研究的启发，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不太成熟，所以在论述中可能有不恰当和不确切之处。但由于目前能力所限，只能期待以后再进行深入探讨了。

## 参考文献

- [1]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
- [2]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
- [3] 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 [4] 《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
- [5]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
- [6] 郑樵,《通志·六书略》,商务印书馆影印。
- [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 [8]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
- [9]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 [10] 裘锡圭,《古文字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 [11] 唐兰,《中国古文字学导论》(增订版),齐鲁书社,1981年。
- [12]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13] 邹晓丽等,《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年。
- [14]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年。
- [15] 李圃,《甲骨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
- [16] 姜亮夫,《古文字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7] 林沅,《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
- [18]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19]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 [20] 石定国,《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 [21] 李国英,《说文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 [22] 党怀兴,《〈六书故〉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 [23] 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4] 刘志诚,《文化文字学》,巴蜀书社,2003年。
- [25] 陈年福,《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
- [26]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
- [27] 高明,《中国古文字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28] 王作新,《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武汉出版社,1998年。
- [29]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30] 张金玉,《当代中国文字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31] 郝茂,《秦简文字系统之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 [32]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 [33] 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4] 高明,古文字的形傍及其形体演变,古文字研究,第4辑。
- [35]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
- [36] 王凤阳,《汉字字形发展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 附 录

### 附录一：甲骨文会意字总表

说明：

（一）、本表所列甲骨文会意字，是通过《甲骨文字典》等所载的甲骨文字鉴别而出，共 260 字。

（二）、本表首列甲骨文会意字通体，次列其常见异构体。为便于参照对比，每个字后列有其对应的小篆及楷书。如果没有对应的小篆或楷书，则空阙。

序 号	通 体	异 构 体	对 应 小 篆	对 应 今 楷
1				祭
2				祝
3				芻
4				
5				莫
6				囚
7				朝
8				析
9				林
10				𦰩
11				尾
12				卿
13				藉
14				采
15				尿
16				尿
17				
18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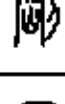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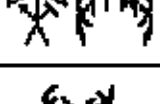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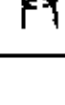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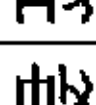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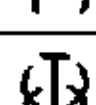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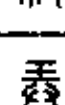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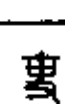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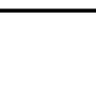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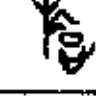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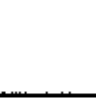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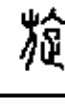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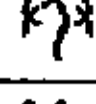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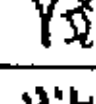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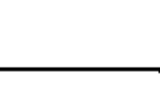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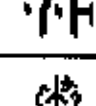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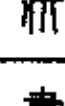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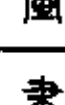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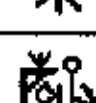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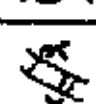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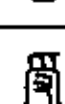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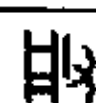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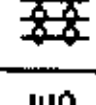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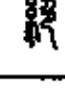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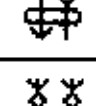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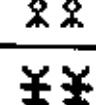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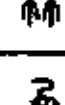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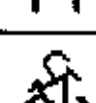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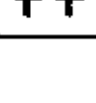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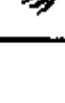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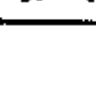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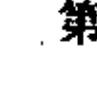


19	及		及	及
20	從	從	從	從
21	北	北	北	北
22	競			競
23	立		立	立
24	比	比	比	比
25	夾	夾	夾	夾
26	既	既	既	既
27	異	異	異	異
28	衆	衆	衆	衆
29	保		保	保
30	毓	毓	毓	毓
31	休	休	休	休
32	昃		昃	昃
33	乘		乘	乘
34	肇	肇	肇	肇
35	別	別	別	別
36	邑		邑	邑
37	光		光	光
38	卽	卽	卽	卽
39	欠		欠	欠
40				
41				
42	夙		夙	夙
43	抱		抱	抱
44	步		步	步
45	涉		涉	涉
46	出	出	出	出
47	各	各	各	各
48	韋	韋	韋	韋
49	逐	逐	逐	逐
50	對		對	對

51	𡗗		𡗗	徹
52	𡗗	𡗗	𡗗	友
53	𡗗		𡗗	登
54	𡗗		𡗗	直
55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見
56	𡗗	𡗗	𡗗	歷
57	𡗗		𡗗	畜
58	𡗗	𡗗	𡗗	監
59	𡗗	𡗗	𡗗	相
60	𡗗	𡗗	𡗗	取
61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聞
62	𡗗	𡗗	𡗗	听
63	𡗗	𡗗 𡗗	𡗗	奠
64	𡗗		𡗗	臭
65	𡗗		𡗗	孚
66	𡗗		𡗗	旦
67	𡗗		𡗗	昔
68	𡗗		𡗗	晶
69	𡗗	𡗗 𡗗	𡗗	明
70	𡗗		𡗗	𡗗
71	𡗗	𡗗	𡗗	潰
72	𡗗	𡗗	𡗗	奉
73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74	𡗗	𡗗	𡗗	炎
75	𡗗		𡗗	陟
76	𡗗		𡗗	降
77	𡗗	𡗗	𡗗	墜
78	𡗗		𡗗	枚
79	𡗗		𡗗	樂
80	𡗗		𡗗	年
81	𡗗	𡗗	𡗗	香
82	𡗗	𡗗	𡗗	牢

83	𣎵	𣎵	𣎵	沈
84	𣎵	𣎵	𣎵	阱
85	𣎵		𣎵	牧
86	𣎵	𣎵	𣎵	蕘
87	𣎵	𣎵	𣎵	莽
88	𣎵		𣎵	蕘
89	𣎵	𣎵	𣎵	溷
90	𣎵	𣎵	𣎵	隻
91	𣎵	𣎵	𣎵	集
92	𣎵	𣎵	𣎵	鳴
93	𣎵		𣎵	漁
94	𣎵		𣎵	蕘
95	𣎵		𣎵	解
96	𣎵	𣎵	𣎵	貯
97	𣎵	𣎵	𣎵	得
98	𣎵	𣎵	𣎵	寶
99	𣎵		𣎵	買
100	𣎵		𣎵	初
101	𣎵	𣎵	𣎵	家
102	𣎵		𣎵	宋
103	𣎵		𣎵	室
104	𣎵	𣎵	𣎵	安
105	𣎵		𣎵	宗
106	𣎵	𣎵	𣎵	賓
107	𣎵		𣎵	宿
108	𣎵	𣎵		婉
109	𣎵	𣎵	𣎵	启
110	𣎵	𣎵	𣎵	磐
111	𣎵			啓
112	𣎵		𣎵	男
113	𣎵		𣎵	畋
114	𣎵	𣎵	𣎵	占

115	𠂔			𠂔
116	𠂔	𠂔	𠂔	疑
117	𠂔	𠂔	𠂔	伐
118	𠂔		𠂔	戌
119	𠂔	𠂔	𠂔	殲
120	𠂔	𠂔	𠂔	馘
121	𠂔		𠂔	辟
123	𠂔		𠂔	兵
124	𠂔		𠂔	折
125	𠂔		𠂔	侯
126	𠂔		𠂔	焱
127	𠂔		𠂔	族
128	𠂔		𠂔	至
129	𠂔		𠂔	晉
130	𠂔	𠂔 𠂔		
131	𠂔	𠂔	𠂔	執
132	𠂔	𠂔	𠂔	赤
133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圉
134	𠂔		𠂔	射
135	𠂔	𠂔 𠂔	𠂔	浴
136	𠂔	𠂔	𠂔	死
137	𠂔			
138	𠂔		𠂔	盡
139	𠂔		𠂔	盥
140	𠂔			
141	𠂔	𠂔 𠂔	𠂔	丞
142	𠂔		𠂔	殳
143	𠂔	𠂔 𠂔		
145	𠂔	𠂔 𠂔	𠂔	飲
146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豐
147	𠂔	𠂔	𠂔	棄
148	𠂔	𠂔	𠂔	彭



149				鼓
150				禽
151				熱
152				執
153				剛
154				羅
156				興
157				殼
158				敝
159				弄
160				吏
161				旅
162				典
163				專
164				旋
165				承
166				獸
167				疾
168				畫
169				聿
170				罄
171				受
172				般
173				杭
174				
175				奚
176				系
177				絕
178				羈
179				絲
180				朋
181				

182	𠂔		多	多
183	𠂔		𠂔	宜
184	𠂔		𠂔	門
185	𠂔	𠂔𠂔𠂔	𠂔	役
186	𠂔		𠂔	央
187	𠂔	𠂔	𠂔	無
188	𠂔		𠂔	弁
189	𠂔	𠂔𠂔𠂔𠂔		
190	𠂔	𠂔𠂔𠂔𠂔	𠂔	並
191	𠂔	𠂔	𠂔	陵
192	𠂔	𠂔	𠂔	喜
193	𠂔	𠂔		抚
194	𠂔		𠂔	畏
195	𠂔		𠂔	令
196	𠂔			
197	𠂔		𠂔	巽
198	𠂔			藝
199	𠂔		𠂔	沫
200	𠂔		𠂔	執
201	𠂔		𠂔	先
202	𠂔	𠂔	𠂔	往
203	𠂔			
204	𠂔	𠂔	𠂔	前
205	𠂔		𠂔	武
206	𠂔		𠂔	炙
207	𠂔	𠂔	𠂔	宰
208	𠂔			
209	𠂔	𠂔		
210	𠂔		𠂔	印
211	𠂔			
212	𠂔		𠂔	春
213	𠂔	𠂔𠂔𠂔	𠂔	爰

214	𦉰	𦉰		
215	𦉱	𦉱	臧	臧
216	𦉲			
217	𦉳		勦	勦
218	合	日合合	合	合
219	𦉴	𦉴	好	好
220	𦉵			
221	𦉶	𦉶	𦉶	𦉶
222	𦉷		𦉷	宦
223	𦉸	𦉸	𦉸	囿
224	𦉹		𦉹	羞
225	𦉺	𦉺		養
226	𦉻	𦉻		
227	𦉼			
228	𦉽		𦉽	𦉽
229	𦉾			
230	𦉿			
231	𦊀		𦊀	𦊀
232	𦊁		𦊁	齊
233	𦊂	𦊂	𦊂	𦊂
234	𦊃		𦊃	戒
235	𦊄		𦊄	焚
236	𦊅		𦊅	易
237	𦊆		𦊆	具
238	𦊇		𦊇	僕
239	𦊈		𦊈	編
240	𦊉		𦊉	品
241	𦊊			遊
242	𦊋			
243	𦊌	𦊌𦊌𦊌	𦊌	夢
244	𦊍	𦊍𦊍𦊍	𦊍	妻
245	𦊎	𦊎	𦊎	絕

246	𠄎		𠄎	封
247	𠄎	𠄎	協	協
248	𠄎		𠄎	為
249	𠄎	𠄎	𠄎	正
250	𠄎		𠄎	逆
251	𠄎	𠄎	𠄎	之
252	𠄎	𠄎		走
253	𠄎		𠄎	訊
254	𠄎		𠄎	尹
255	𠄎	𠄎		
256	𠄎		𠄎	寧
257	𠄎		𠄎	需
258	𠄎	𠄎		
259	𠄎		𠄎	羸
260	𠄎	𠄎	𠄎	葬

## 附录二：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总表

说明：

（一）、本表所列甲骨文会意字字符，共 99 个，是经过对甲骨文会意字进行结构切分所得。

（二）、本表所列甲骨文会意字字符，是甲骨文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形符和义符，不包括抽象意符。

亻	人	匕	𠂇	亻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田													

## 致 谢

面对“致谢”，我还是很惶恐不安，就如同三年前我刚刚面对古文字这个专业时。三年的时间说快还真的很快，我似乎只在门前徘徊了一阵，还未望见院内宫室之美好，转眼就要作个结了。

难忘当初的忐忑不安，是陈枫老师给我宽慰，要我耐心地不要急于求成地多读书，而我似乎总在忙一些难以名状的闲杂事，真正用心读的书甚至说不出几部，真的很愧对陈老师的谆谆教诲。这三年之中，从入门书目的安排，到中期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到毕业论文的选题、资料收集、写作、修改直到定稿，甚至于找工作和继续深造，每一步都有陈老师关注的目光和细心的叮咛。陈老师，对您的感谢我真的是难于言表，您曾对我说：求学如同旅程，要想走得远，就必须做更多的准备。我想，我只能再接再厉了。

难忘去党老师家上课，心中总是怯怯的，因为听师姐们说，党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但对天资愚拙的我却很宽容，除了建议就是鼓励，使我在深深的挫败感之后，总能找到一些前进的动力。胡老师的自信和妙趣横生，郭老师的渊博和儒雅，王辉老师对古文字的侃侃而谈，康老师对版本目录的清晰思路，都让我倍有收获。还曾到邢老师的课堂上去蹭课，跟您学习国际音标是我上研究生三年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还有师兄杨远征，难忘每次去党老师家的路上，我们总是会争辩一些问题，其实我很受启发。谢谢你这三年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我的父母不懂我的学业，也没法给予帮助，但他们一直以来默默地支持和关心我，一点一滴，我都铭刻在心。还要感谢我的男友杨朝辉，在我感到挫败时他给我安慰，遇到困难时他给我想办法出主意，有一点点收获或成绩时，他同我一起分享快乐。我的论文输入是件很麻烦的事，他为我打出了初稿，在他的帮助下，论文进展的比我预想的快了很多，谢谢你！

给我帮助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必须时刻怀有感恩的心，感谢你们。

马晓风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 马晓风，古代衣服专名命名理据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专辑.
- [2] 马晓风，“后”字溯源及其它，固原师专学报，2004 年增刊.

甲骨文会意字研究

作者：[马晓风](#)  
学位授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被引用次数：1次

引证文献(1条)

1. [徐晓萍](#) [德里达的文字书写学思想及其对汉字汉语研究的启示](#)[学位论文]硕士 200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2869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728691.aspx)